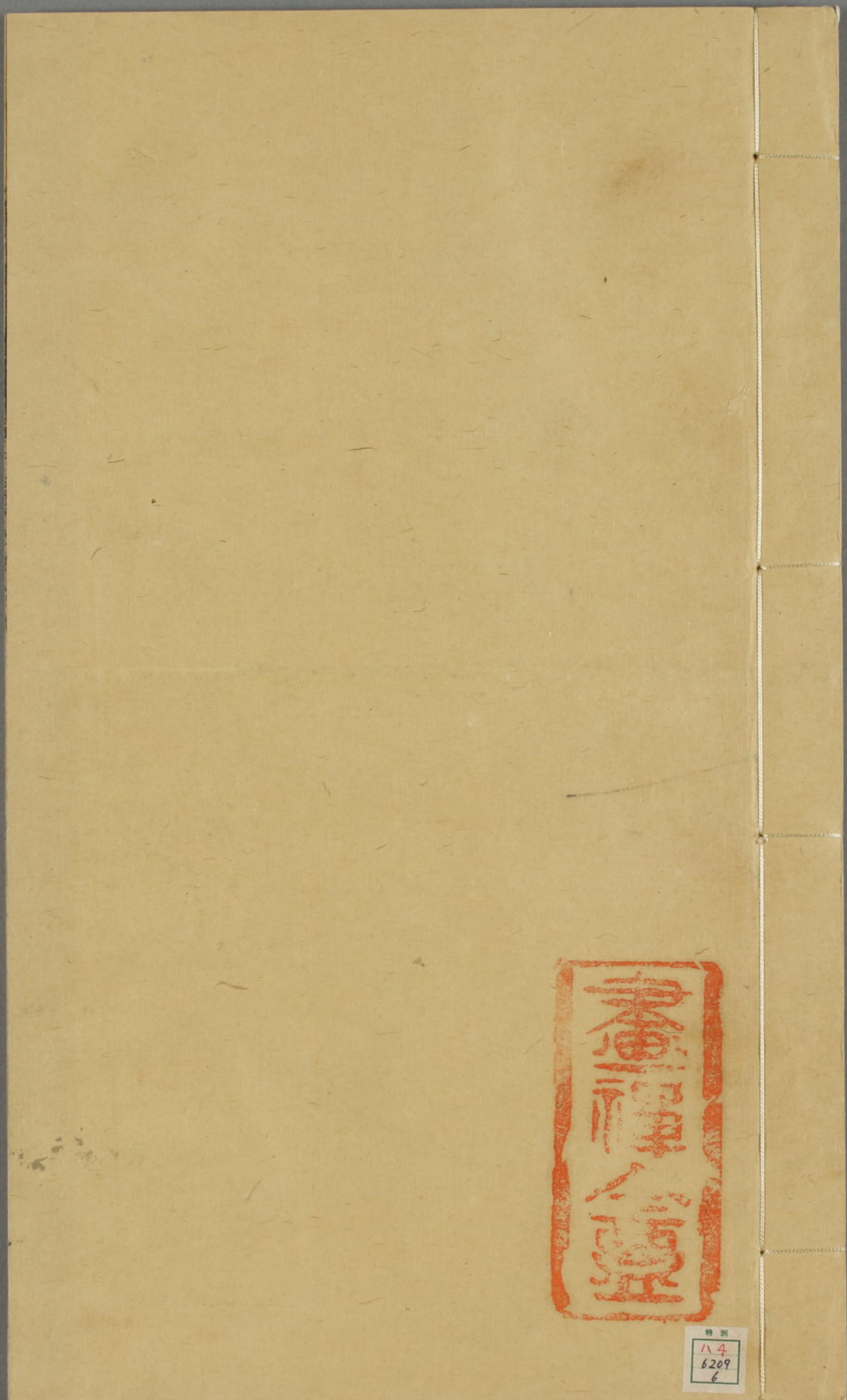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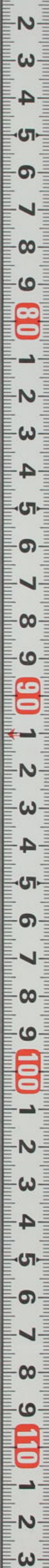




特別
184
6209
6



114
6209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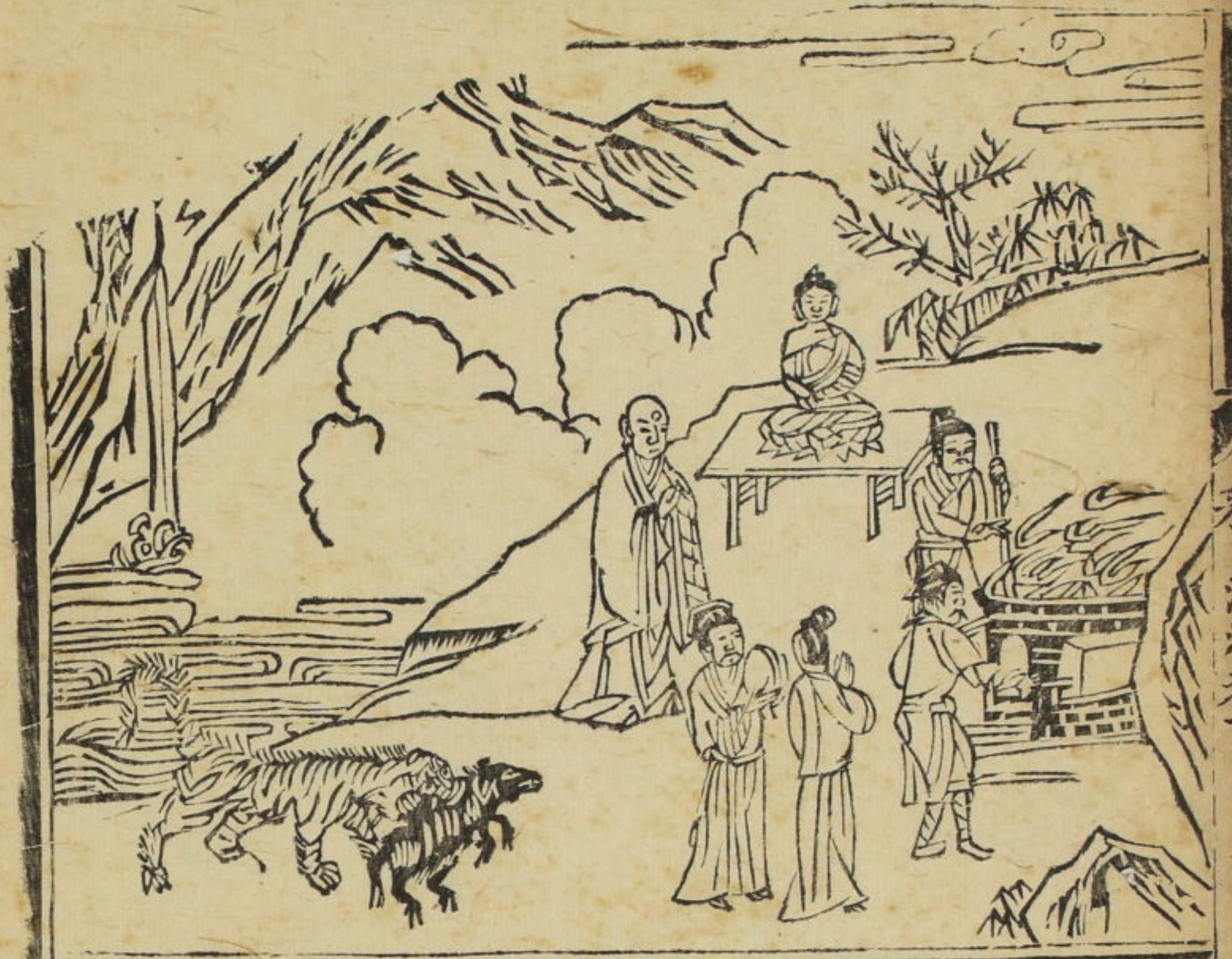




南陽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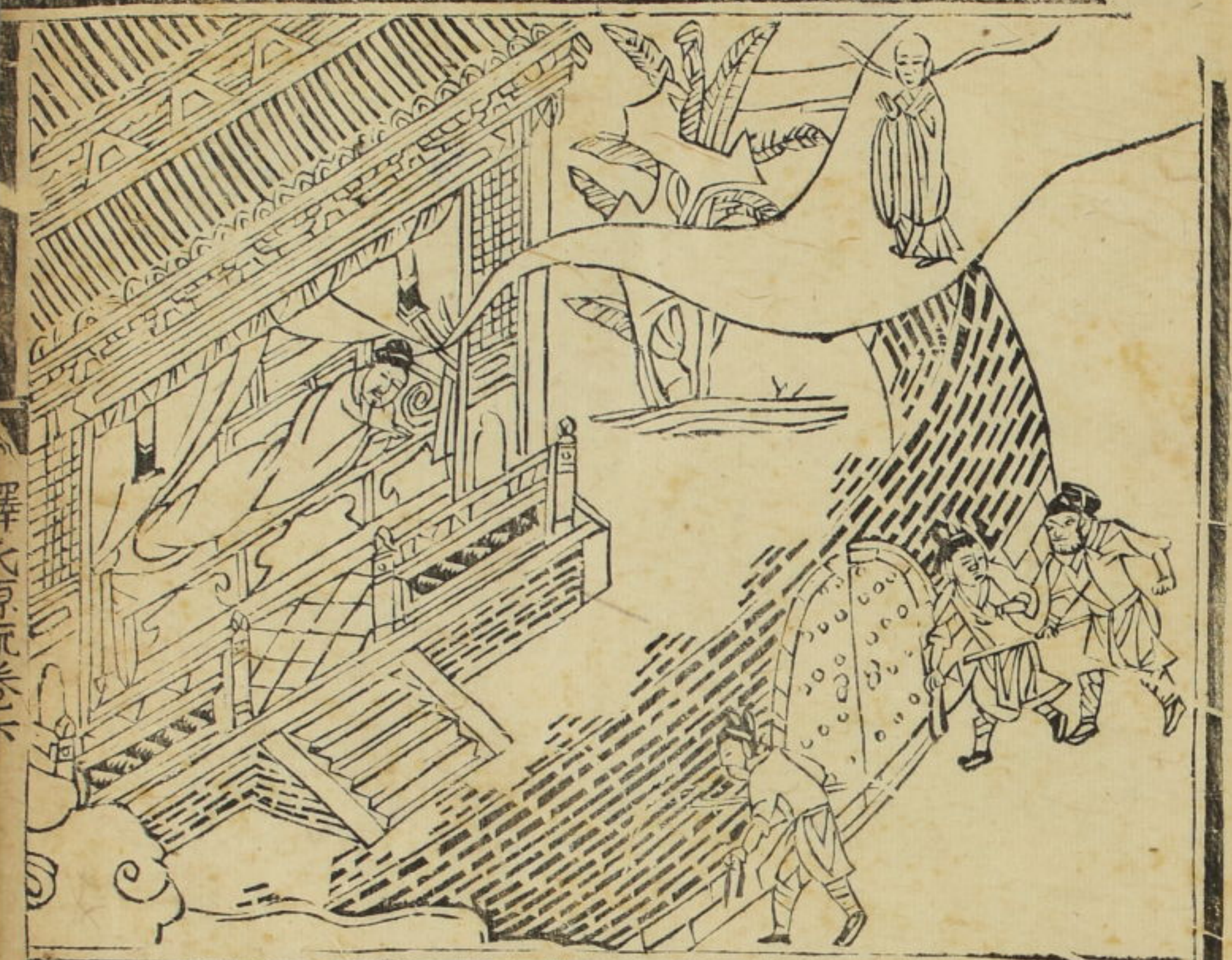
一百三十三

宋高僧傳云唐釋慧忠姓冉諸暨人也上
元二年勅內給事孫朝進駟騎迎請其手
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
利他大士共濟群生師以法鏡高懸一音
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
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維付屬實在朕躬
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及以大千
傳罔冢之玄珠投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
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
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忠常以道無不在卓野莫殊遂高步入
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香以
焚風飄羽蓋時忠驤首接武神儀肅若天
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王要惕唐
堯虞舜之風帝聞謗然膝之前席九龍洒
蓮花之水万乘飲醞醕之味從是有接上
殿坐而論道不拘藝典也尋令驛騎朱先
輝宣旨住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



慧聞鑄佛一百三十四

宋高僧傳云唐釋慧聞信安人也居衢州靈石寺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嘗勸勉檀那以修福為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遂於徽江造模鑄丈六金身像州人未聽許銀何從致聞且曰待大施主至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銅鑑來施聞為捨呪之曰此鑑鼓鑄慈當佛心前乃是夫妻散心之至也迨脫募露像果然鑑當佛心肯間矣又嘗往預章勸化獲黃金數鑑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於水中謂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漉捨聞聞去賊徒泗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聞自提魚挈肉以飼工人焉聞嘗独行山路或逢虎豹聞以杖扣其頭曰汝勿害人耳吾造功德汝何不入緣明日虎遂啗野猪投于聞前彈尾而去凡舉善事悉皆成就遂近檀越信如流率多奇



肅宗應夢一百三十五

高僧傳云唐釋大光姓唐氏湖州人未亂之歲思求佛乘願誦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華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召至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色光現音容宛若適朕願焉因賜名大光令中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遼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後居藍田寺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於有頂光一日冥坐自見神人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今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翼又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尔功力顯暢形神不勞後詔住資聖寺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中得法華經數部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親在吳未嘗熱力表乞歸省養詔許還止烏程法華寺



神僧傳云唐釋懶瓚者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食殘故号懶殘。時李泌寺中讀書察其所為非凡也。李至中夜潛往謁焉。通名而拜。懶殘大誦。曰：「是將賊我。」李唯拜而已。懶殘撥火出芋啗之。將所啗等之半以授焉。李奉承。盡食而謝。謂李曰：「慎勿多言。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後刺史徐岳修路甚嚴。忽中夜雷雨大作。大石頽下。攔於當路。乃以十牛及數百人推之。人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能去之。」眾皆太笑。以為狂人。曰：「何必見笑。試可去之。」遂搖石而動。忽盤轉而下。声若震雷。山路既通。眾入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寺外虎豹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投我箠。為尔尽驅除之。眾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殘以杖逐之。眾僧見虎豹皆遠去。之後李泌果十年宰相也。」

懶瓚食殘

一百三十六

山翁指示

一百三十七



高僧傳云唐釋無著入五臺山到華嚴寺。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問曰：「子從何方來。還貴數珠。乘否。」著度之。問失僧之所。曰：「往金剛窟見一翁。古貌著迎。揖翁牽牛前行。至寺門喚均提三声。童子開門。牽牛入寺。翁踞白牙床。拍錦墩。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擊珉珉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飲之。神府明豁。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河七宝塔。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疑神謝曰：「蒙示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可選師去。童子視著。遂宣偈云：「面上無嗔。是珠。室無染。是寶。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不見。諦觀山林。有白雲。藉蒲涌起。成五色雲霓。上有文殊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漸遮。菩薩身羣像與雲偕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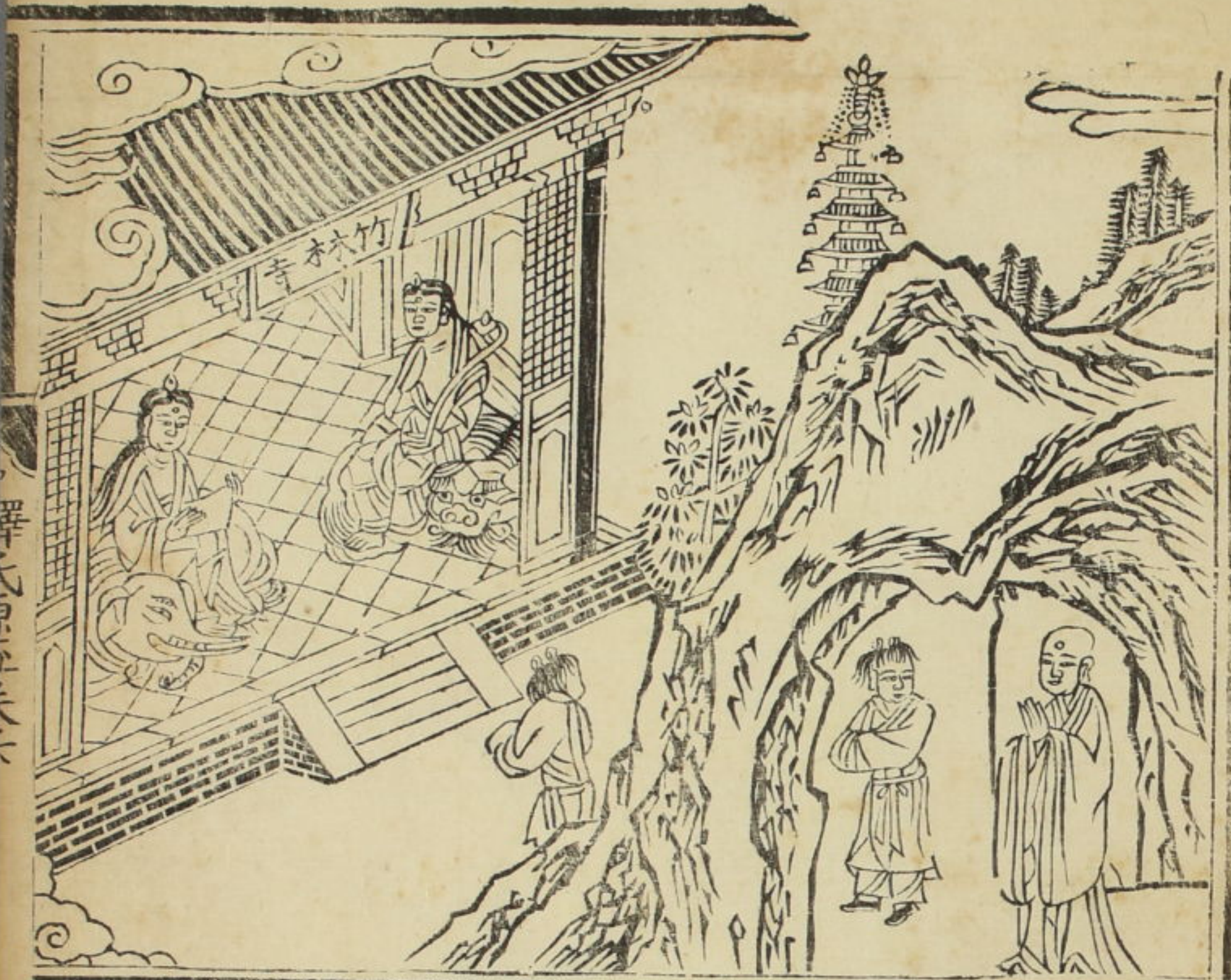
六十九



自覺祈雨

一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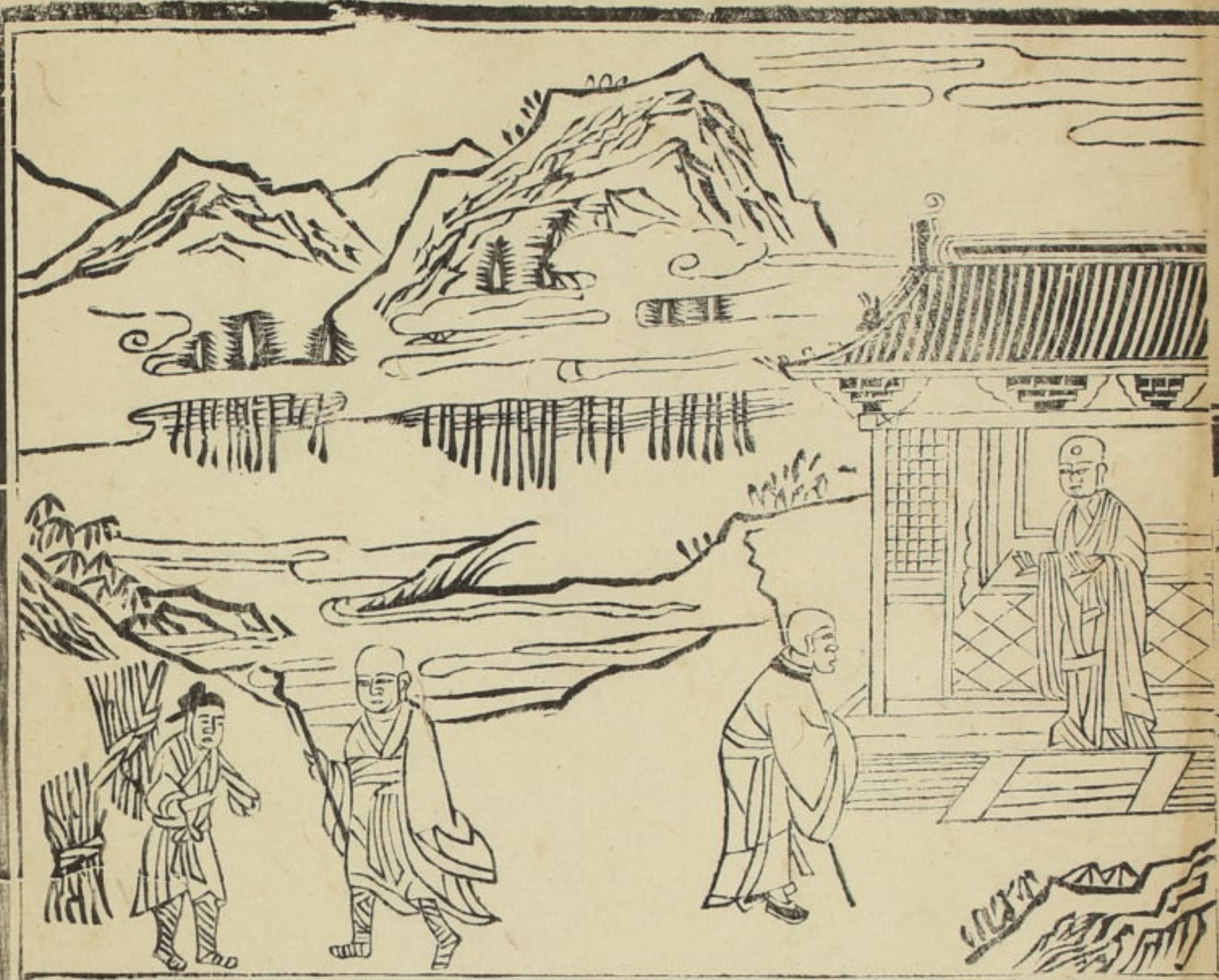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唐釋自覺居平山縣重林山院
 右有偏袒跣足經行採拾蔬菜日唯一食
 大曆二年五月大旱恒陽節度使張君患
 炎旱聞覺精苦躬入山請祈雨張語曰某
 無政術致累百姓三年亢陽借苦引咎自
 責良無補矣或云龍王多依師聽法忘其
 施雨願師垂救早之指如有白水如念蒼
 生請輟禪定畧入軍府覺乃虔恪告龍
 神未移晷刻天輒大雨二辰告足張帥婦
 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覺始入法已來
 學諸佛回中捨願其數亦四十九願造鑄
 大悲菩薩像身長隨數及乎數言響應檀
 施臻萃用銅鑄成舉高四十九尺梵相端
 嚴千手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隨成覺於像
 前胡跪誦念至三更神光三道於晃朗中
 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佛垂金手呼自覺
 摩其頂曰守願勿悛無宜懈廢利物為先
 汝去吾隨往從汝意言畢杳無朕迹



問法文殊

一百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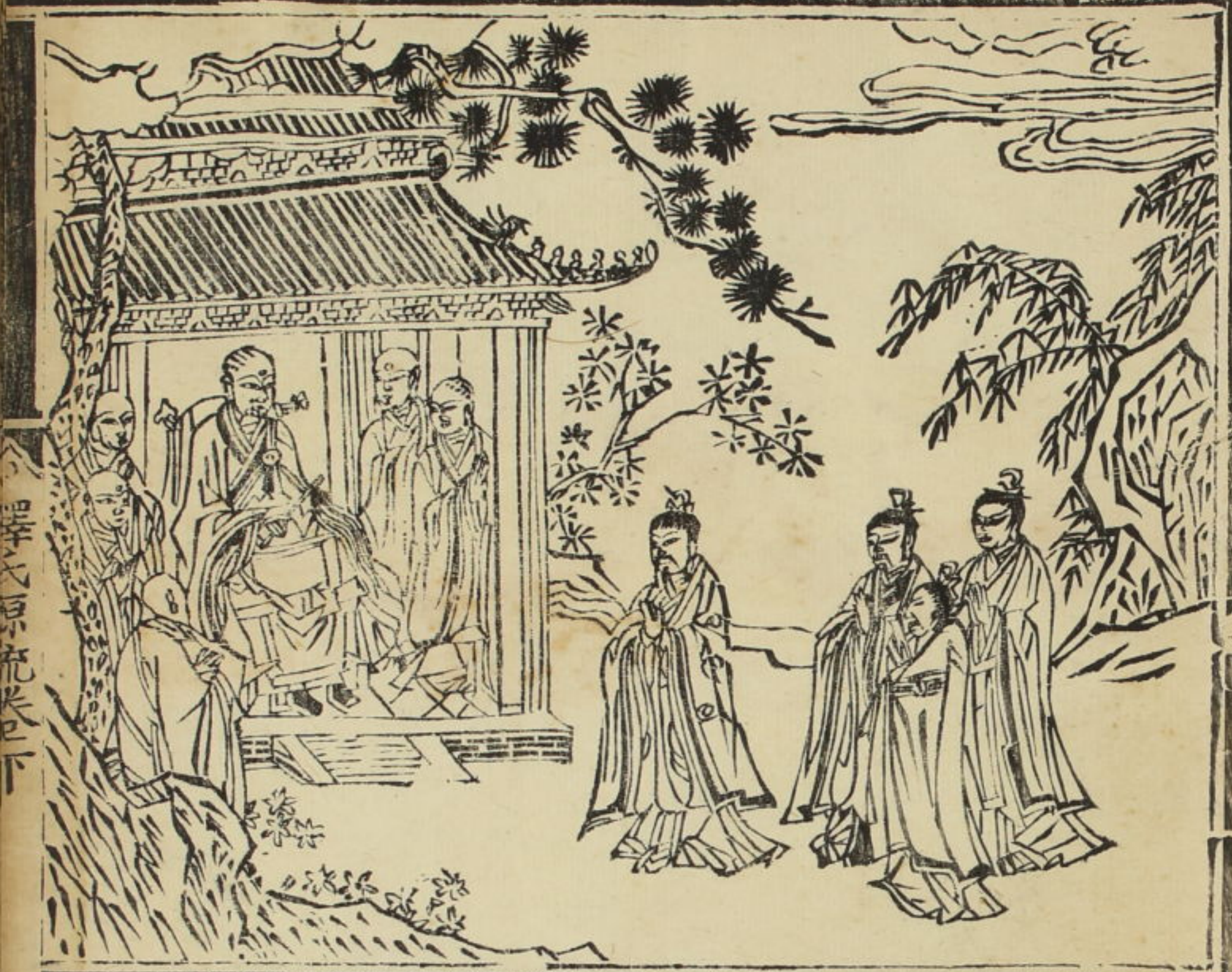
佛祖統記云唐國師法照於湖東寺開五
 會念佛感翔雲中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
 復見老人曰汝先發願禮觀文殊今何輒
 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
 隨光至寺東北一里有山有澗澗北石
 門旁有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
 入門北行見金門樓閣金榜題曰大聖竹
 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宝塔
 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晉賢在東
 踞獅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
 照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
 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
 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
 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
 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
 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請教師應請教
 授至七宝園復向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
 二青衣退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



卷下

拍往徑山 一百四十

高僧傳云唐釋法欽姓朱氏吳郡人也鶴
林素禪師躬為剃髮尋登壇納戒鍊行安
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施之學自此辭
臨安視東北之高岳乃天目之分徑問樵
子言是徑山遂往掛錫於此大曆三年詔
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
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因
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朕歸向不違
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
詔迎速副朕心春暉師得安否遣此不多
及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
官吏不許謁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
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
累賜繖繖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
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
足無以傳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
禪師曰欲賜欽一名手詔賜國一焉



卷下

毀僧感報 一百四十一

華嚴感應傳云唐華嚴藏法師於曾州北
寺講華嚴經說法之次議及邪正時有弘
道觀小道士在側聽法歸謂觀主言此寺
講師誅毀道教觀主聞之甚怒明晨領諸
道士來至講所面與觀主論色口發廢言謂
公曰但自講經何故論毀觀主問曰一切諸
僧自講華嚴無他論毀觀主問曰一切諸
法悉皆平等耶藏對曰諸法亦平等亦不
平等觀主又問何法平等何法不平等藏
答曰一切法不出二種一者真諦二者俗
諦若約真諦無此無彼無自無他非淨非
穢一切皆離故平等也若約俗諦有善有
惡有尊有卑有邪有正豈得平等耶道士
詞窮無對猶嗔不解於眾僧所生毒害言
落通身瘡痕觀主方生悔心端敬三寶求
哀藏公懺悔誓願受持華嚴經一百部轉
誦十部未畢忽感眉髮重生身瘡皆愈

七十一



高僧傳云。唐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生而凝重。虎視牛行。古過鼻準。是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休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穉。獸視塵躡。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前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開衡岳懷讓禪師。即曹溪之前後也。於是出岷。我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望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頃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龍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生。當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礼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詔終不見。自尔猛獸毒蛇。變心馴擾。捨貪背憎。即事廉讓。郡守裴公。躬勤敬礼。

神人捨地 一百四十四



高僧傳云。唐釋懷空。河陽人。於廣福寺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誨。群經納法。之後。聞其秀神。師聞化造。而決疑。後往定安山。修遇一叟。勸空。鎮壓此川。我雷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即山土地神耳。尋回村氏。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山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息災之法。空曰。虎亦眾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迷相償報。何時斷期。老僧為諸君計者。善可禱舍。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是徒。空曰。汝婦舍。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法筵。至日之夕。有一虎於菴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整人倫也。天不見誅。死當墮獄。吾懸汝。虎被責已。忽尋回而去。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菴前。領其七子。將齋餘。擲之。各食訖。為其戲。悔。群虎拜首而去。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癘。仍年豐熟。致拜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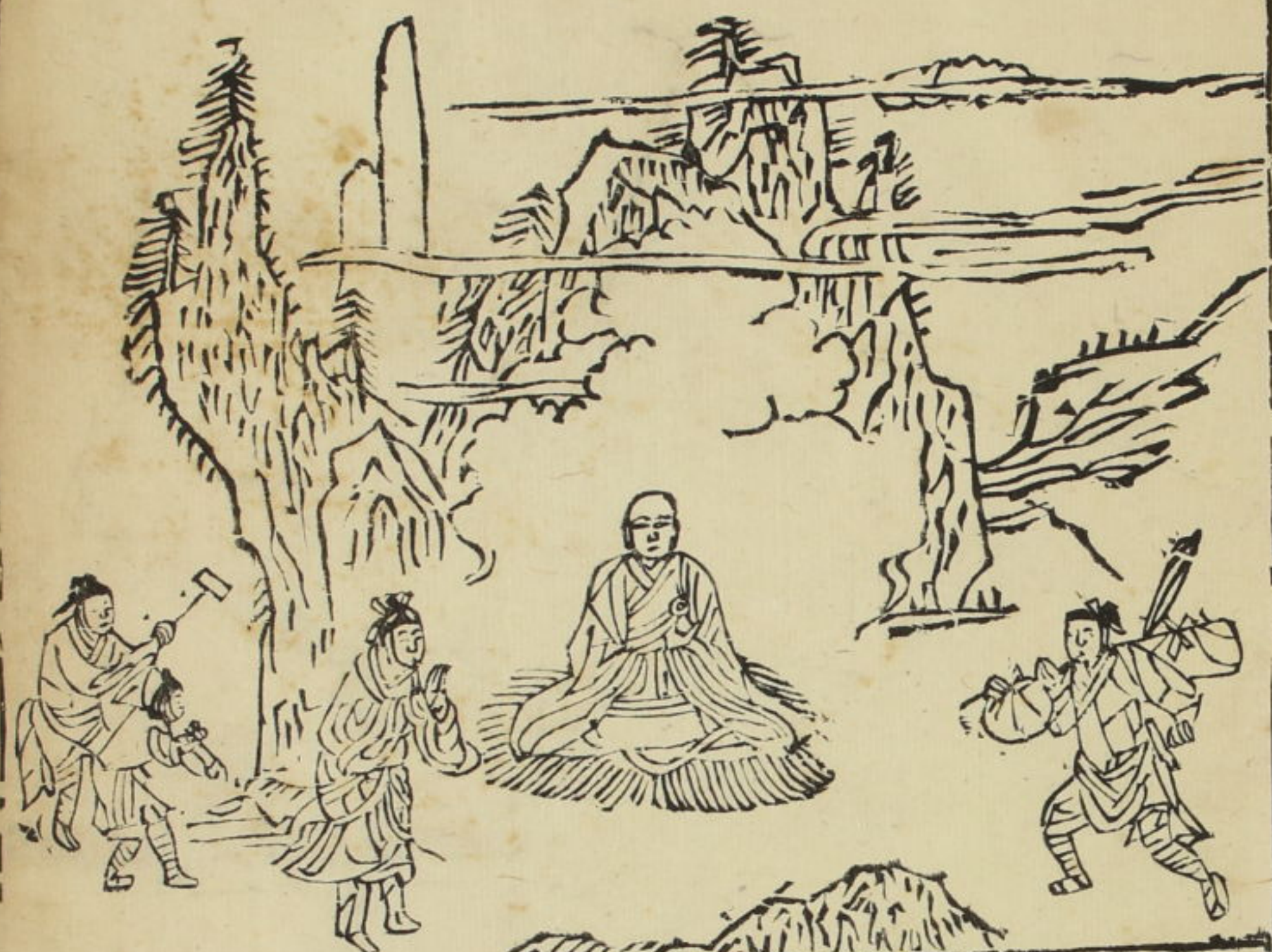
懷空去虎 一百四十五



武俠後身

一百四十六

高僧傳云唐西域亡名僧其貌惡陋纏乾
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華
當常阜生時終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
召自来常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
中既而齋畢常氏令乳母抱嬰兒恩意請
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
曰別久美乎嬰兒有喜色衆皆異之常君
曰此子誕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
曰此非檀越所知也常君固問之梵僧曰
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也武侯為蜀丞相
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
此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
與此子為友既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而
來此子作劍南軍節度二十年官至極貴
中書令太尉父然之曰以武字之後常阜
為金吾將軍遷太尉果契梵僧懸記也
常阜在任欽
釋氏恒持教珠念佛所養
鵲鵲教令念
嬰武死焚之獲舍利焉



神暄持呪

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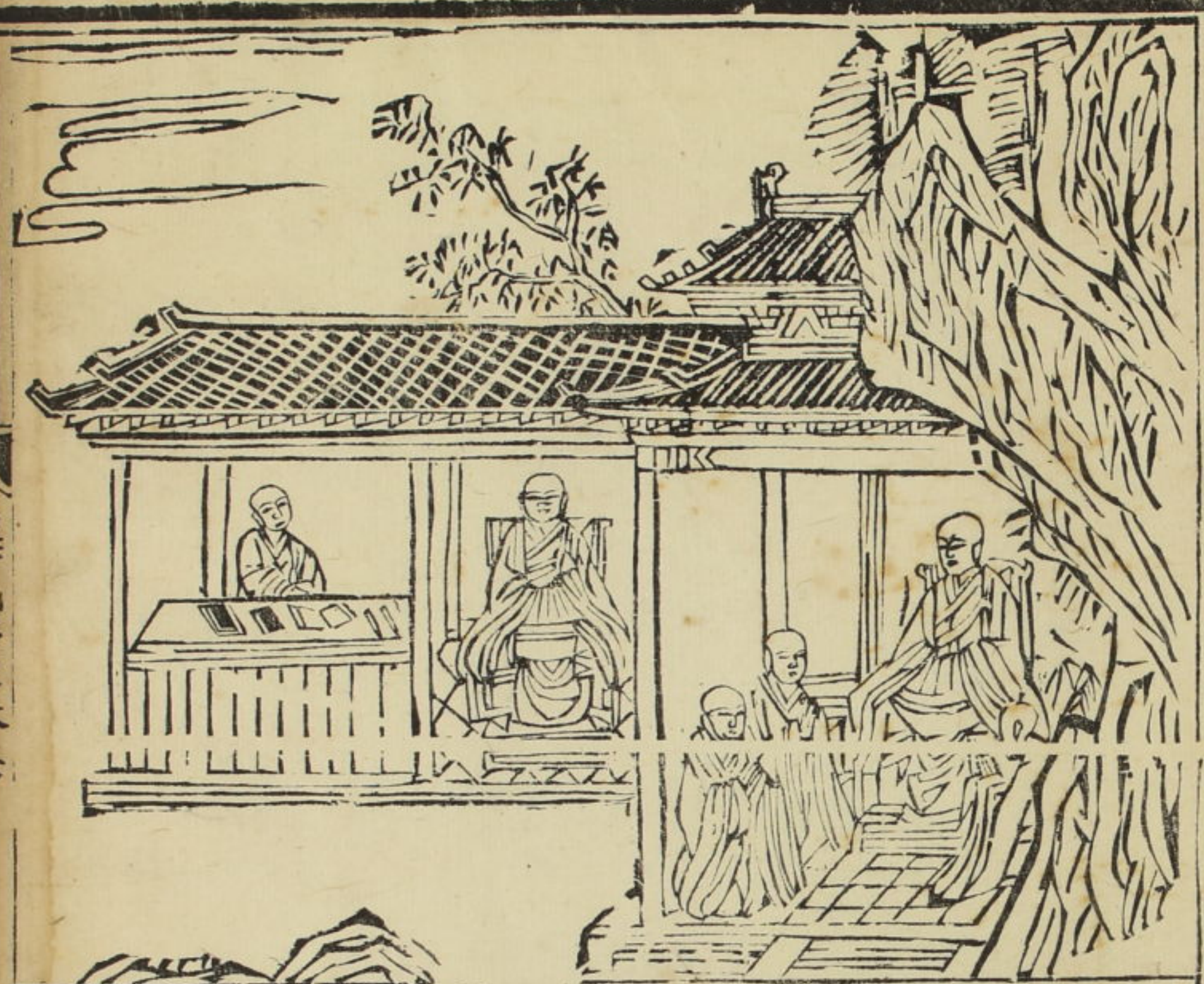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唐釋神暄。幼而沈靜。非問不言。曰游婺州開元寺。志願出家。本郡太守至寺。見暄神彩朗練。顧之數四。且喜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必超上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於金華山北洞石岩。暄居其中。不搆庵室。無復床榻。露地而坐。然有神人吐紫雲而高覆之。其神時來問道。白暄曰。赤松洞東峯。林泉卓異。師可居之。暄遂往住數年。此山多寒。少陽。神問曰。師須何物。暄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暄聞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去矣。後遇志賢禪師入山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暄聞已。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范敷中丞知仰。遣使齎器血。檀褥施暄。暄並回施。現前大眾。中書舍人王仲請暄受菩薩戒。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琬請不赴。



三生相遇

一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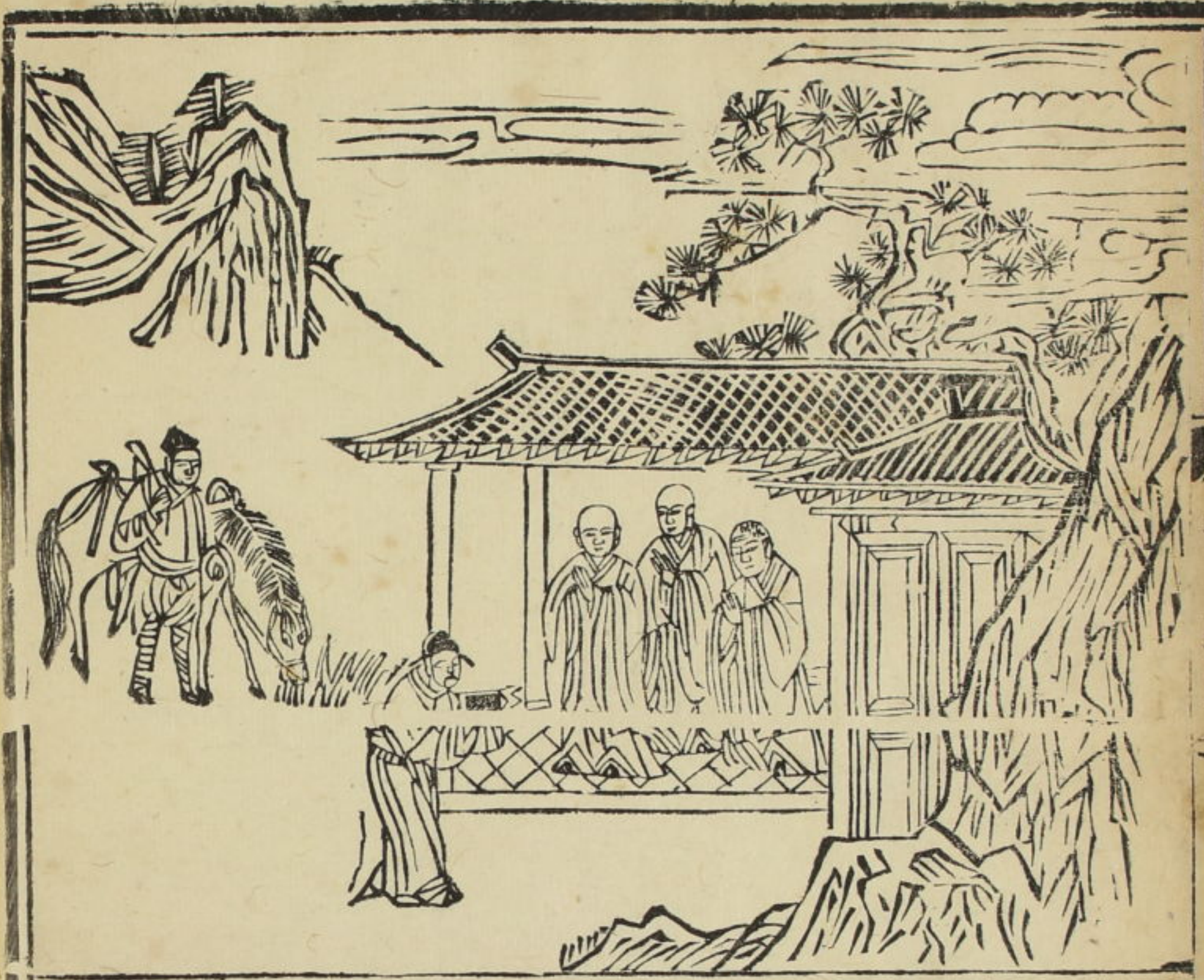
稽古畧云唐釋圓觀或云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厚相率遊嵩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觀欲由長安斜谷而往源以為久絕人事不入京師觀不能強遂自荊州泝南浦元婦錦襪負嬰汲水觀見而泣源驚問觀曰婦人孕逾三載今既見之命有所歸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見願公臨訪以一笑為信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於錢塘天竺寺外與公再見李往看果致一笑至晚死矣至自洛之吳赴期約也果於杭州天竺寺前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趨拜曰觀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然世緣未盡惟勤修不懈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泄泄欲話目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百丈清規

一百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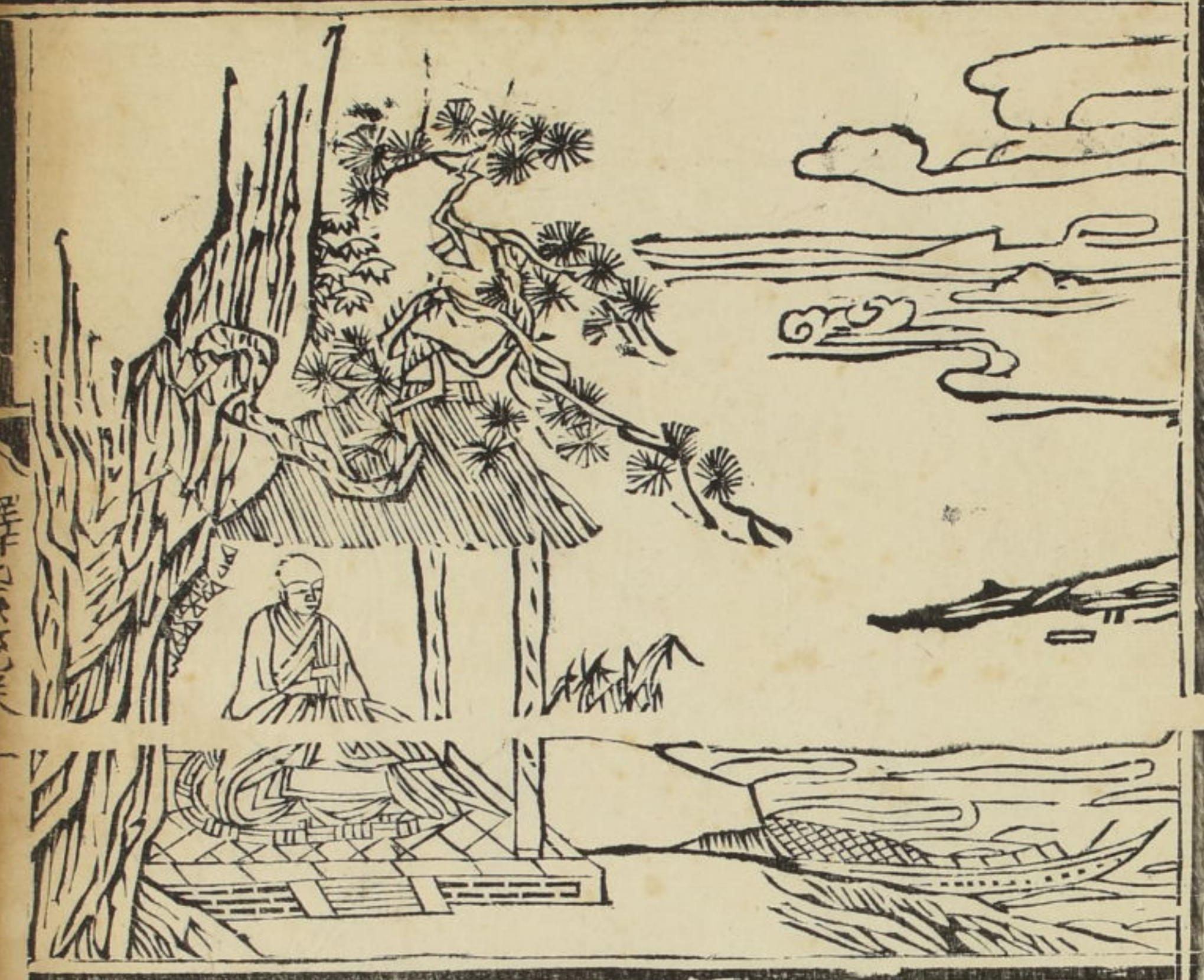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唐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頭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闡化南康探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計號百丈山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禪宗初自達磨傳至六祖以來多居律寺中然於說法住持夫合規度故常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稟來際不泯者豈宜以阿含教為隨行耶於大小乘律中傳約折中設規制範務歸於善於是別立禪居得道眼者名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也所哀學眾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床施拋架掛搭道具以必斜枕床簾為其坐禪既久畧偃身而巳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香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宣也樹法堂表法範言象也其諸制度山門軌則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由海之始也



釋氏源流卷二十一

裴休贈詩一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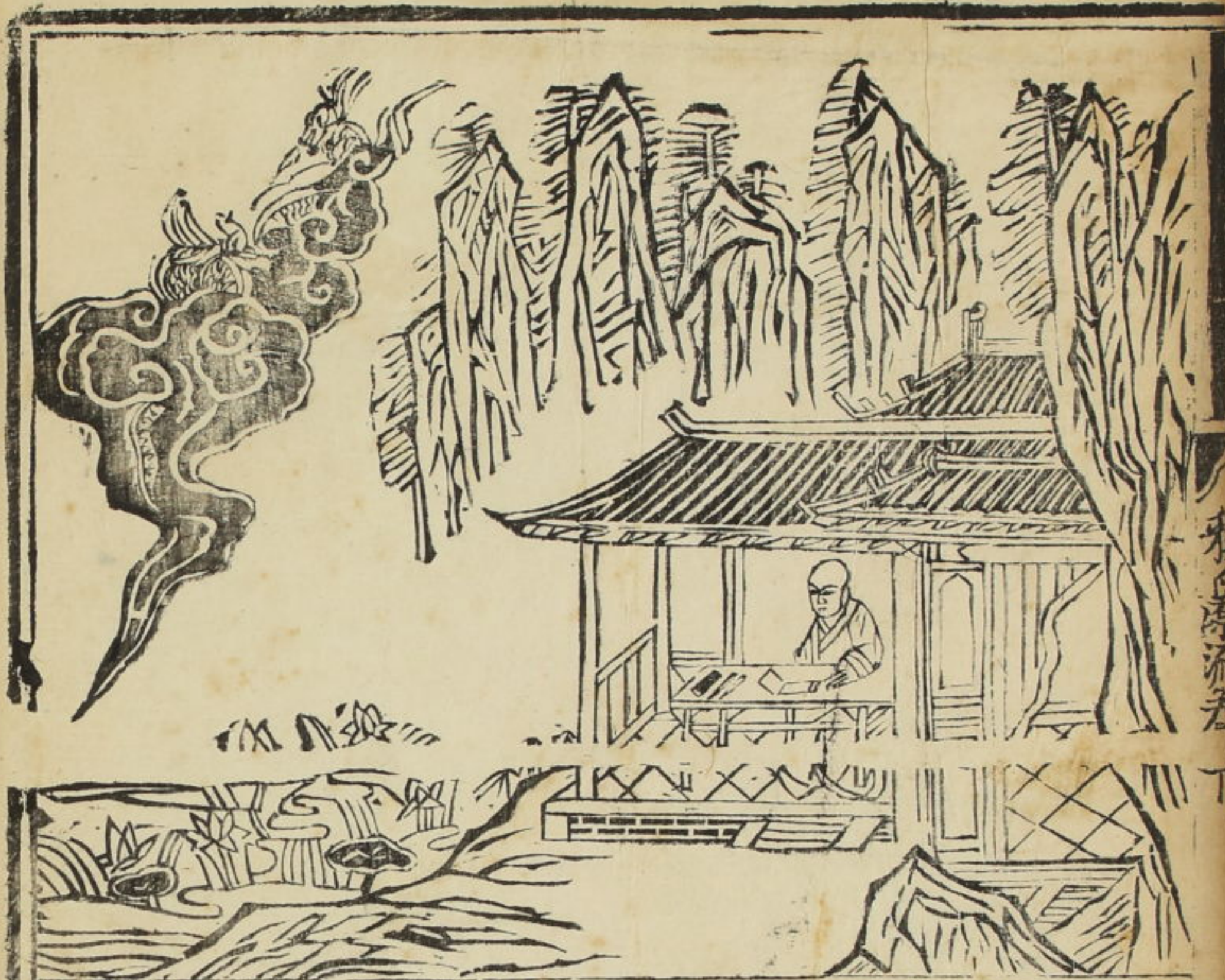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唐釋希運往天竺偶逢一僧偕
行言笑自若運窺之其目閃爍然射人
相比而行截路巨溪泛泛湧溢倚杖而止
其僧替運渡夫乃強激我之運曰師要渡
自渡其僧褰衣蹕波若獲平地皆無沾濕
已到彼岸拍手曰渡來運曰我自漢早知
必到汝既其僧數曰真大法器我所不及
少頃不見運微恍曰失後道京開分衛至
一家門屏樹之後聞媒曰大無厭手運曰
主不願宿何狀之有姓召入施食訖姓曰
五障之身亦嘗禮惠忠國師求勸師可往
尋百丈山禪師所惜魏巍手堂堂乎真大
乘器也運乃還洪井見海禪師問了心趣
聲價彌高徇命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
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使達士心中印額
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栖蜀水浮杯今
日渡漳濱下龍象隨高步万里香花結
勝回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釋氏源流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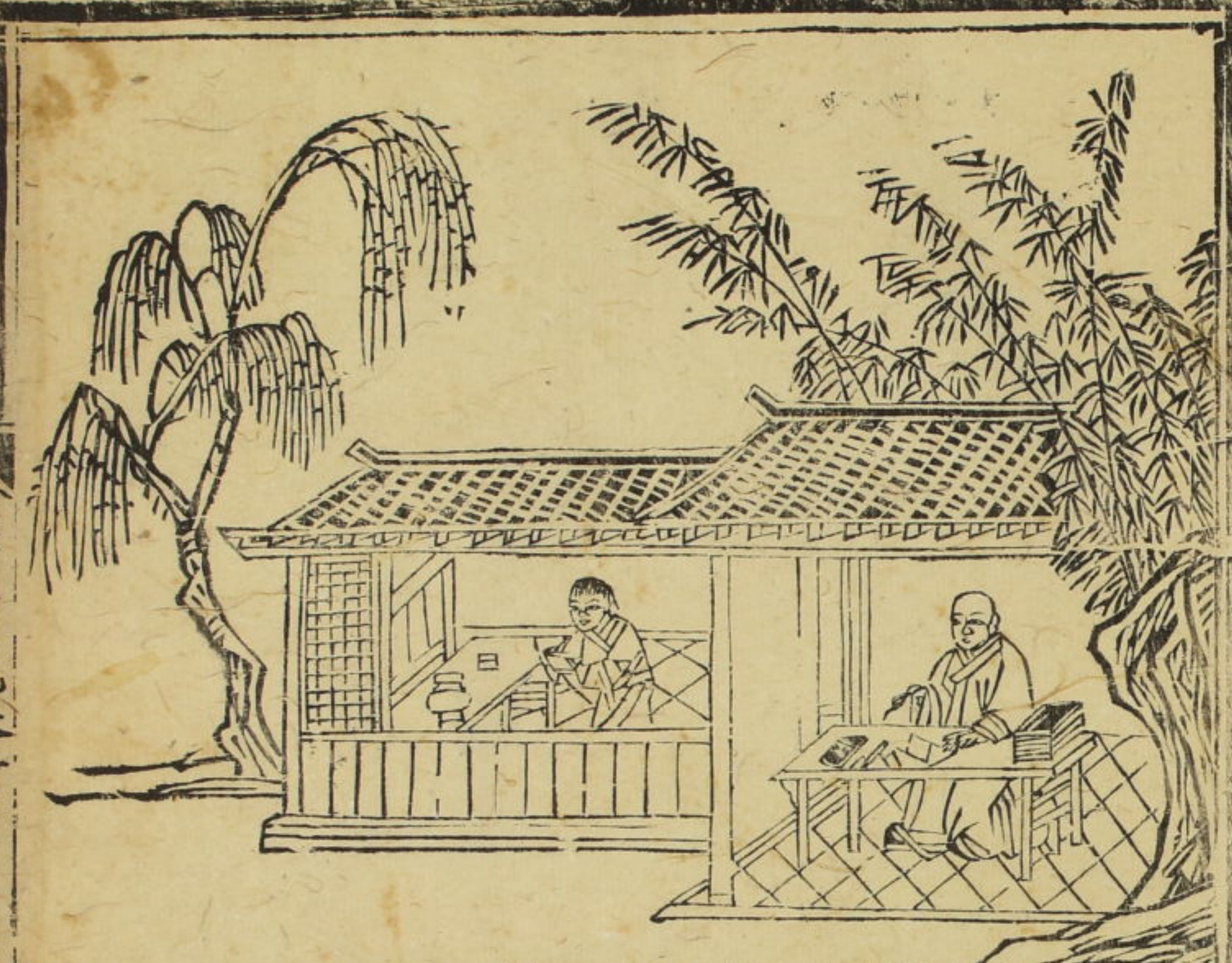
併息詩書一百五十一

高僧傳云唐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
幼負異才性喜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
然其兼功並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持所
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造其微矣京師
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
詩句牽勸今入佛智及中年謫諸禪祖了
心地法門與僧標元浩靈澈為道交故諺
曰雲之畫能清秀後居東溪草堂欲屏息
詩書非禪者之意而自誨曰借使有宣厄
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於道修義
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
對無言而為偶所著詩式及諸文華併寢
而不紀回顧筆硯曰我疲尔役尔困我愚
迷數十年間了無所得况汝是外物何累
於人哉住既無心夫亦無我將放汝各歸
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
弟子點焉為頌真卿于頔吳季德所敬



澄觀造疏 一百五十二

高僧傳云。唐釋澄觀。偏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輿必臻。後游五臺。一巡禮。仍往教順。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曰。既猶疏。文繁義約。慨然長想。况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毘盧遮那。万行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將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毘盧。有辛二聖。觀將振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常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嚙都盡。竟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後遂著疏二十卷。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鱗耀目。須臾。蛇化。化為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布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製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花。一花皆有三節。洎至長安。朝臣歸向。則齊相國。常太常武元衡。李逢吉。鄭綱。李吉甫等。咸慕高風。俱從戒訓。



湛然止觀 一百五十三

高僧傳云。唐釋湛然。童卯之時。異於常倫。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曰。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振二輪。遊大河之中。左溪曰。喜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氣冲雲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傳道者悅。隨如群流之趨於大川。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繼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佳。乃踰千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存。自有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子誰歸。於是。大落上法。旁羅万行。尽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万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二學俱熾。羣疑曰。漬求珠問影之類。稍見問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



少康念佛 一百五十四

佛祖統記云唐釋少康縉雲周氏自幼出家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深之乃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是音如有所證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現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眾能念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長幼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有不見者嗚呼自責



李渤參問

一百五十五

高僧傳云唐釋智常徧參知識影附南泉同游大奔之門乃見江西之道雖錫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隱嵩山以著作郎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為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李萬卷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曰言海陽居士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慧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榜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欽白強勸游歸宗意同見常耳及見端湏弥如何芥子納須弥常曰人言博士李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万卷書向何處著李倪首無言再思稱數常有異相目羅重瞳手煩摩錯目眦俱紅号赤眼歸宗



全家悟道 一百五十六

傳燈錄云唐居士龐蘊衡陽人也世以儒為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言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慶呈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号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縈耶素耶答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涼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与萬法為侶者是任麼人祖云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於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承承經涉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自尔機辯迅捷一女名靈照製竹笊篋蘭之以俱朝夕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有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無業頓悟 一百五十七

高僧傳云唐釋無業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疑瞻聲作洪鍾大寐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即言曰至如三乘文義粗窮其旨嘗聞禪師即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寐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眾生悟即是佛道不離眾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金拳即手也業言下大悟業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方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寐曰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空寂座牽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不更無漸次所謂不動是而登涅槃山業頂禮而回



李翱參問

一百五十八

高僧傳云唐釋惟儼俗姓寒謁石頭禪師
密證心法住藥山寺一夜明月皎皎崔
大笑一聲應禮陽東九十里其夜澄
人皆聞其聲云是東家明晨展轉尋
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後衆云昨夜和尚
頂大笑是欤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
李翱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
諫議薦翱自代及後獲譴翱乃坐此出
朗州刺史翱開來謁儼遂成舊約見
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
急乃倡曰見而不倡聞名儼乃呼翱
儼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
何謂道邪儼指天指地指日指雲在
在無窮時時至已明矣翱曰云在青
云鍊得身形何如翱曰身如雲在青
來問道無餘翱曰身如雲在青
得幽居隱耳

智警結緣

高僧傳云唐釋智警少時英偉長勤
凡諸經論一覽入神其所講宣音辯劇亮
每臨臺座目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復
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遠聖意乎況思元
然偶攀首見老僧而入警疑其異乃自述
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贊達請南請受
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老僧嘆曰師識
至廣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
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無緣耳警曰豈
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
警今有幾錢糧耶警曰所貲罄竭只有現
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
勸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警
如言作之遂相與至垆野之中散撥餅餌
警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世與我爲
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鳥亂下
啄食老僧曰爾二十年後方可開法席至
期感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果如其言



隱峯解陣 一百六十

高僧傳云。唐釋隱峯。俗姓鄧氏。蓬州郪武人也。推誠慈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願禪師。令取深瓶。提峯相應。為願公所許焉。終認馬禪師耳。峯元和年。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洛阻兵。遣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隱峯曰。我去解其疑。戰乃飛錫空中。飛身冉冉而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意抽戈匣刃。既而入五臺山。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移就。藝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山。真目咄之曰。老兄。曷肯為不循法律。死且榮。感於人。時眾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覆。憤然而引。遂茶毘。收舍利入塔。時鄧隱峯遺一頌云。獨弦琴子為君彈。松栢青青不怯寒。金礦相知。任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宗密造疏 一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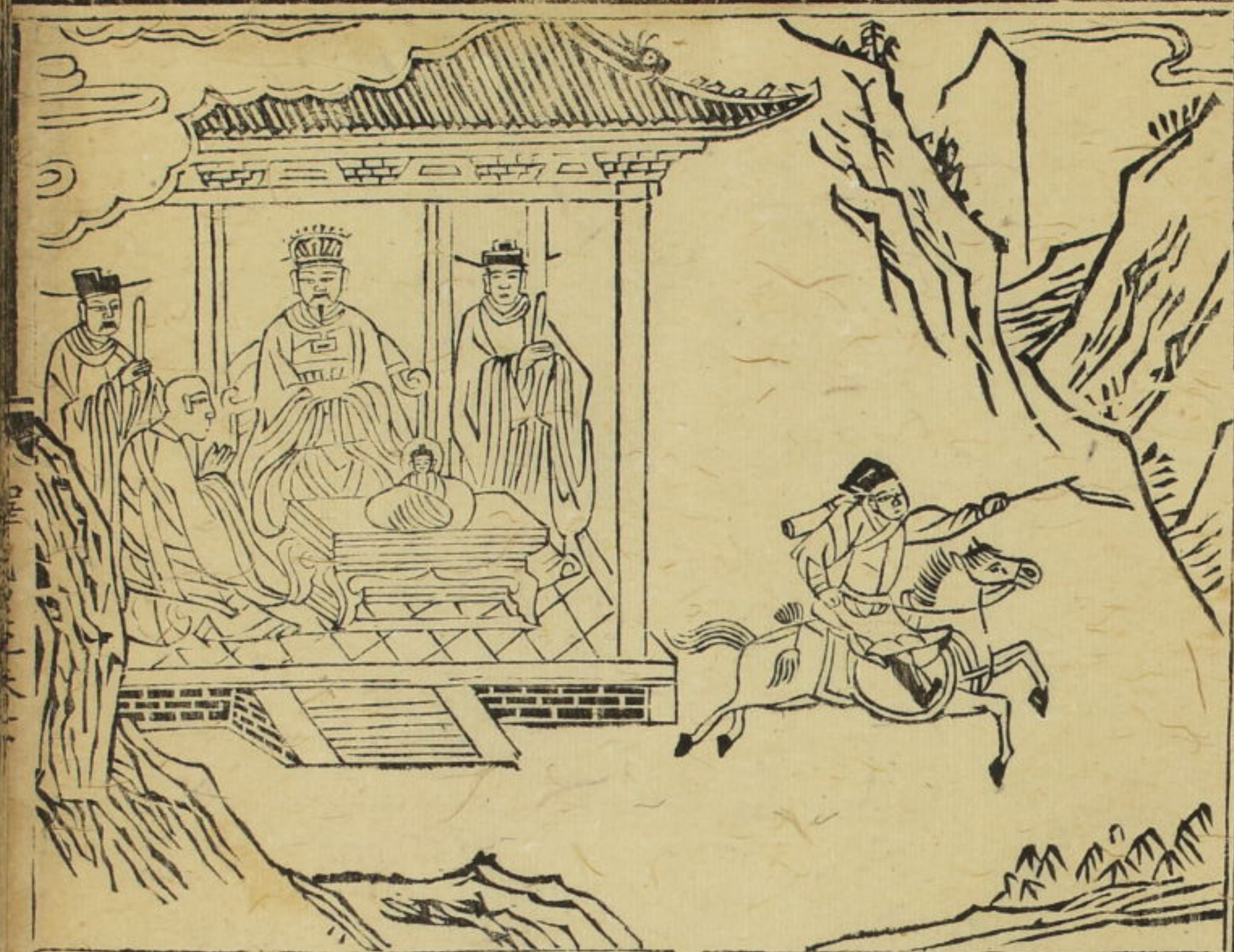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唐釋宗密。初在蜀。回齋。受經得圓覺了義。深達理趣。乃著圓覺經疏。鈔皆本一心。而貫諸法。或議云。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游名邑於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遺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捨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順。而起者。為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我故違。違於有求。益者。於開誘。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浪不怠。於叩。勤其以闡教。度生為若此也。



觀音顯化

一百六十二

釋氏稽古畧云唐元和十二年觀世音菩薩大慈悲力欲化昧右現為美女子相乃至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為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銷音門品者事之黎明微誦者二十華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而其請更授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札成姻馬氏迎之女曰適射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已死乃即壞闌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至葬所僧以錫杖撥之尸已化矣唯黃金鎖子之骨存焉僧以錫杖挑骨謂衆曰此觀世音菩薩應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之自免墮苦海語已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觀世音菩薩者衆泉州蔡和尚贊曰主姿窈窕髮歌斜賺煞郎君念法華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文帝喏盲蛤

一百六十五

傳燈錄云唐釋惟政姓周氏平原人也受度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了真詮即入太一中孝者盈室太和中文帝喏盲蛤蛤沿海官吏先時遍進人亦勞止一目御饌中有蟹不開者帝疑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令衆僧瞻禮曰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陛下之信心耳故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其身而為說法帝曰善薩身已現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親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供施豐厚累辭入山復詔住聖壽寺後入終南山隱遁焉



船子和尚

一百六十六

傳燈錄云唐釋德誠參藥山惟嚴禪師得法之後嘗於華亭吳松江間汎一小舟優游自樂時人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問道曰往澧州夾山見善會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善會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善會曰法眼無瑣道吾乃笑會乃生疑問吾何笑善會曰和尚一箇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會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草錫之地會遂直詣華亭遇船子鼓櫂而至會參禮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侶師曰不侶又不住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侶師曰何處來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話萬劫繫驢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筇向撞在水中會曰而大悟師資道契默契不留師當下棄舟而逝

山神種菜

一百六十七



神僧傳云唐釋普開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茹葷信宗鍾愛之然以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遁游謁石霜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花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傳事諸曰侍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契悟依止數歲乃請遍游名山詣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游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顛蕭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陳嗣者久隱其中曰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衲曰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與之一合遂入山種菜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一僧入山種菜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店一所以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虎已青矣蓋叢叢中乃山神也行者乃虎也陳嗣竟師之叢叢乃獻所居而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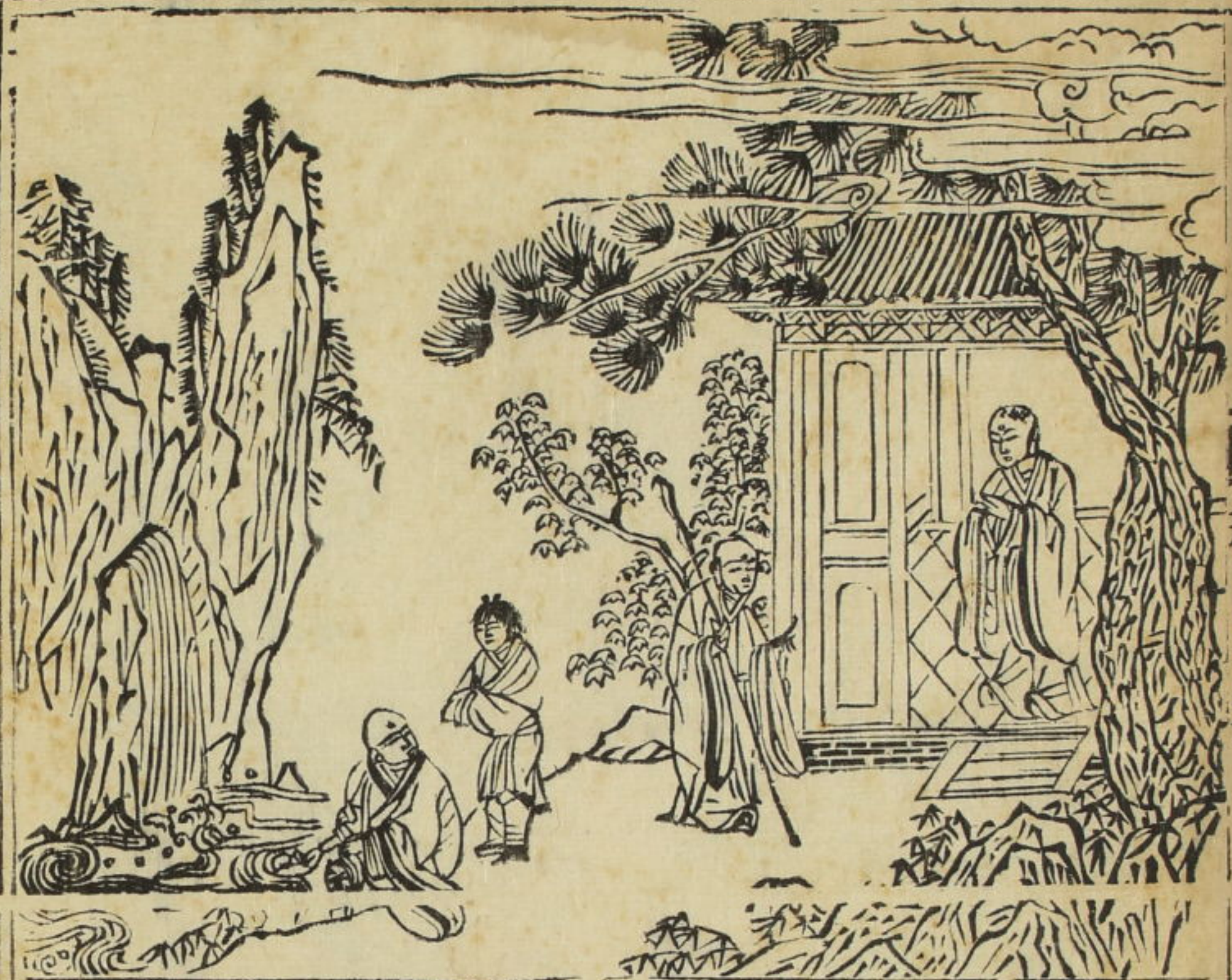
知玄直諫 一百六十八

高僧傳云唐釋知玄少時聰敏內外經籍百家之書無不諳練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聖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回上意曰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為可李不可李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彰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崇而文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諱河下傾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為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時詩微解帝納玄忠諫而嘉其識見逮僖宗詔赴對帝談論頗解心問道勤重帝旌其美賜号悟達國師

捨宅為寺 一百六十九

佛祖統記云唐太子少傅白居易晚節誦佛經不茹葷捨所居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贊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不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天人師故我礼足贊歎皈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高鑰甚固曰此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居吾處歸則須掃極樂天遂舍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述記畧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西方有世界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号阿彌陀以壽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勿女有起心歸佛者必先念阿彌陀佛贊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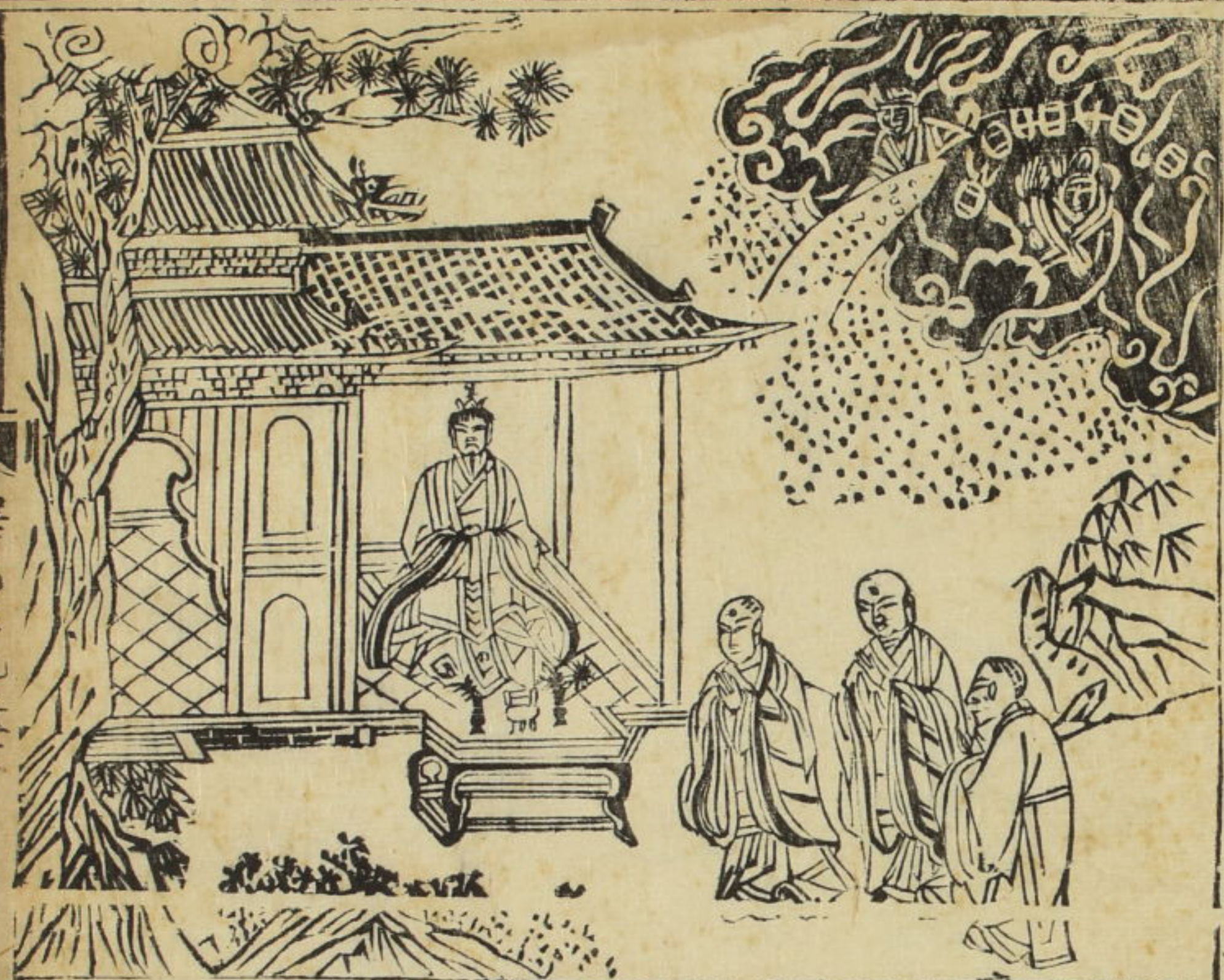
悟達洗冤

一百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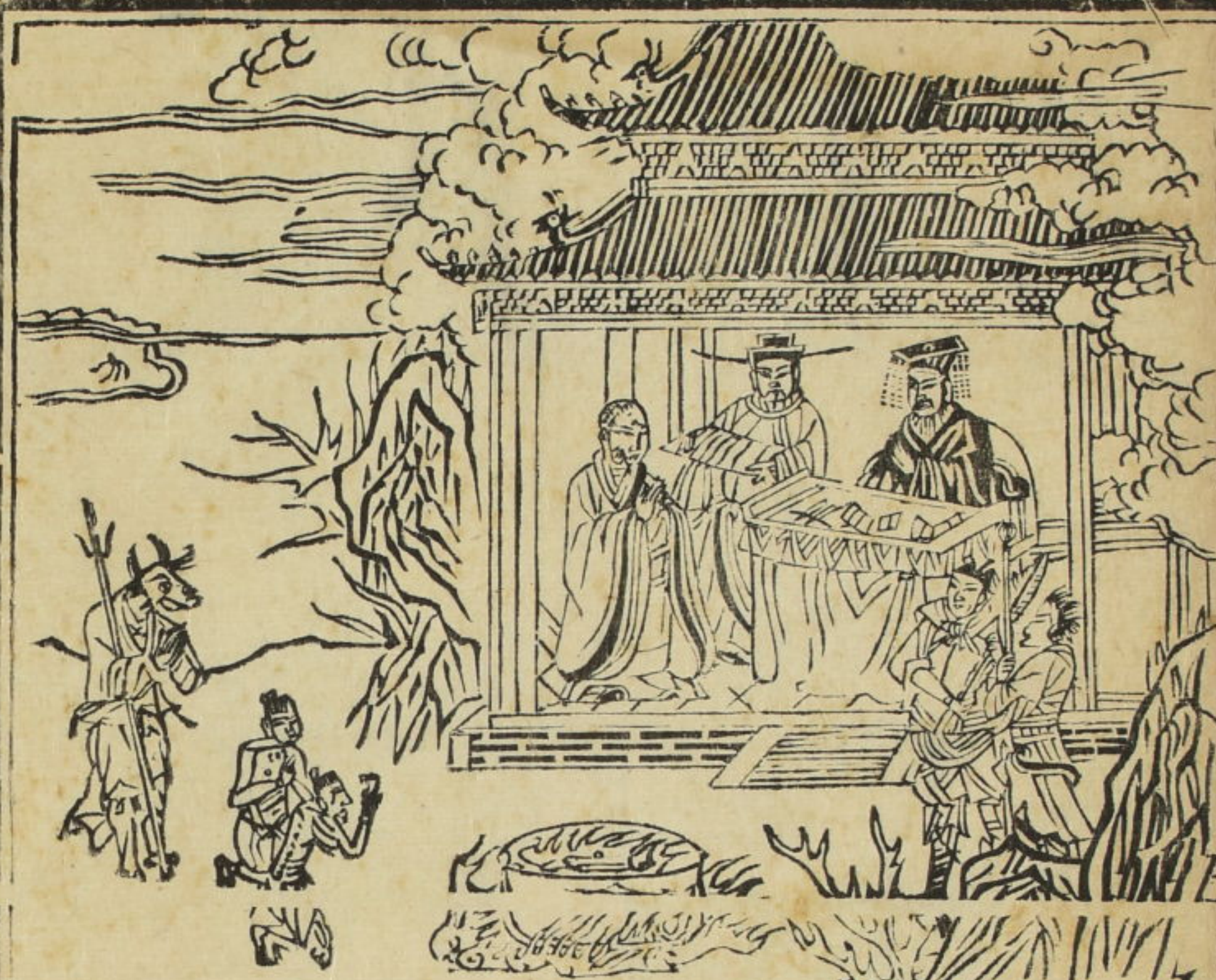
水臧序云唐悟達國師名知玄未顯時而一僧同居於京寺其僧患惡疾衆皆嫌之玄與之隣時時顧問畧無厭色疾愈而別謂玄曰子向後有難可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記玄居長安道德昭著思渥甚厚忽生人面瘡於膝上其痛苦不可勝言名醫皆拱手曰記昔患僧之語遂往茶隴山相尋乃見二松於烟雲間即趨其所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延留止宿玄以所告告之僧曰無傷若下有泉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曰未可洗我有宿因待為說之公曾看西漢書索隱晁錯傳否玄曰曾看瘡曰公即袁盎我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我累世求報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可得今汝受人主寵遇利名心起奢侈過多於德有損故能報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水不復與汝為冤矣

從禮祈雨

一百七十一



高僧傳云唐釋從禮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遊天台掛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猴之脫鎖馬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誠衆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開梨祈禱禮曰但焚香於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曼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為山王土地也時主事僧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中缺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堪中為材來白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取用足矣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



審師食荷

一百七十二

高僧傳云。唐釋審師者。岐陽人也。止其名。時人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恒止。出如常。僧龍紀元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臥。其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斂。三日。而蘇。眾驚問之。答曰。我為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命。未當身死。而食祿以。乾。已乃召吏。語與之。檢覆。更吏曰。只有。歷觀遊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額。於是。徒步。至一殿。署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十人侍立。檢校。陽間之人。作善作惡之事。不能。備細。瞻問。旁廂。數殿。望之。黠。唯聞。苦痛之聲。使者不容。引去。仍還至本所。判。官。聽事。謂使者曰。好送師回。但多轉念。功德。經。審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經。也。此經。冥間。濟拔。功德。無比。及乎。薈醒。四。顧。父。矣。乃述前事。聞者。駭然。審師自此。其。諸。食。饌。不。食。唯。食。荷。葉。而已。

二王問法

一百七十三



釋氏通鑑云。唐釋從諗。初。參。南。泉。得。旨。後。歸。北。地。眾。請。住。趙。州。觀。音。院。道。風。大。振。一。日。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趙。州。城。有。觀。氣。者。曰。趙。州。必。有。聖。人。者。居。戰。必。不。勝。曰。此。燕。趙。通。和。聞。有。觀。音。院。諗。禪。師。道。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法。王。尊。師。曰。在。人。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王。唯。然。而。已。師。良。久。乃。問。那。箇。是。鎮。府。大。王。趙。王。曰。弟。子。是。師。曰。老。僧。監。在。化。部。不。及。趙。見。湏。臾。王。請。說。法。師。曰。大。王。尊。尊。請。去。諱。說。法。師。曰。我。佛。世。尊。滅。福。生。大。王。先。祖。才。有。人。觸。嗔。怒。趙。州。於。是。慈。悲。說。法。二。一。而。退。至。來。日。燕。王。有。先。鋒。將。入。君。之。禮。師。聞。來。乃。出。門。外。接。侍。二。王。不。起。今。日。見。某。甲。來。何。侍。都。使。似。大。王。老。僧。亦。不。出。



洞賓參問

一百七十一

佛祖統記云唐釋晦機姓張氏清河
得法於懷州玄泉彥禪師天祐元年遊
至鄂州黃龍山本郡節使施俸創建法宗
奏賜紫衣號慧大師大張法席歷一
上堂僧問曰如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
盂無底問曰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
曰師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
萬類師便打忽值呂洞賓遊華山遇鍾離
權授金丹及劍法曰過鄂州黃龍山值禪
師說法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
鐺內煮山川此意如何師曰守尸鬼洞賓
曰爭奈囊中不死丹師曰饒君八萬劫
終是落空亡洞賓不服夜飛劍以脇之師
已前知以法衣襟頭端坐方丈劍透數匝
師手拍之即墮地洞賓明日詣師前謝過
師詰曰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
中藏世界洞賓忽有省乃述偈謝曰自從
一見黃龍後始真從前錯用心

閩王問道

一百七十五



釋氏通鑑云唐釋義在姓曾氏泉州人也
因游閩居雪峰厲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
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閩王王公雅隆
其道凡齋僧構刹必請問焉一日登山問
曰朕今造寺修福布施度僧遇惡行善此
去還得成佛否師云未得成佛但是有作
之心皆是輪回王云得何果報師云得生
天報得福壽報王默然少時雪峯謂王曰
見性是佛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師云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
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大
王起禮白言願師開示生死事大師曰真
如佛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
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湏自救無人在多
若作佛應湏自度若悟一真如性不在多
言佛言向無功用處證道矣願大王但觀
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大王聞師指示大
起信心誓志受持終無退志稽首而回



佛祖統記云唐釋契此初見四明奉化盛
額諸腹言人吉凶皆驗常以拄杖荷布袋
許化厘市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布袋
有十八群兒譁逐之爭製其袋或於人中
打開袋出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等物
撒下云看看又收拾於袋中嘗在路立
僧問作麼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於懷
中取一橘與之僧接接復縮手云汝不是
者箇人那人蔣摩訶每與之遊一日同浴
于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佛師
止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念摩訶般若波
羅密師遊閩中陳居士供奉甚勤問師年
幾曰我此袋與虛空齊年後於岳林寺東
廊坐盤石上而化葬於封山復有人見東
陽道中婦而知師以亡復有蒲田令王仁
於閩中見之遺一偈云孫勒真弥勒分身
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有人
於境側得青甕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長汀布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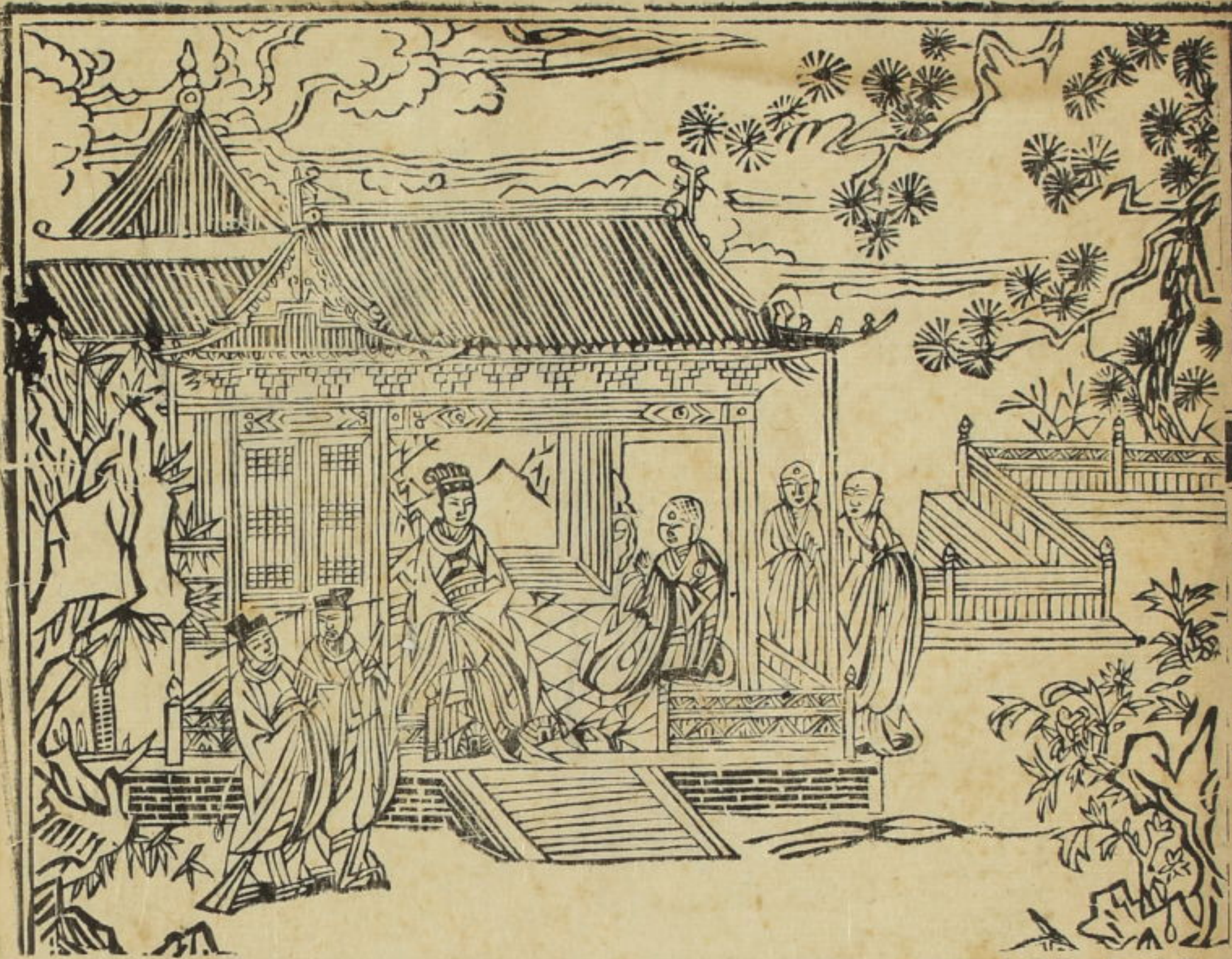
一百七十六



為僧報父

一百七十七

釋氏通鑑云唐釋師倫閩人姓謝氏父以
釣魚為業日夜泛舟墜水師倫鼓棹而救
回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
如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塗之苦
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
投師受具布衲芒屨食草接氣終日宴坐
與雪峯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峯以
其苦行呼為備頭陀嘗携囊出嶺欲遍歷
諸方泰禮忽到險峻之處築着脚指血流
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
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
西天從此回節嶺嶠與雪峯同力締構玄
徒臻萃師入室咨決心要罔替晨昏又閱
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
羅宜契諸方玄亭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
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
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
家了明心地我得生天故來報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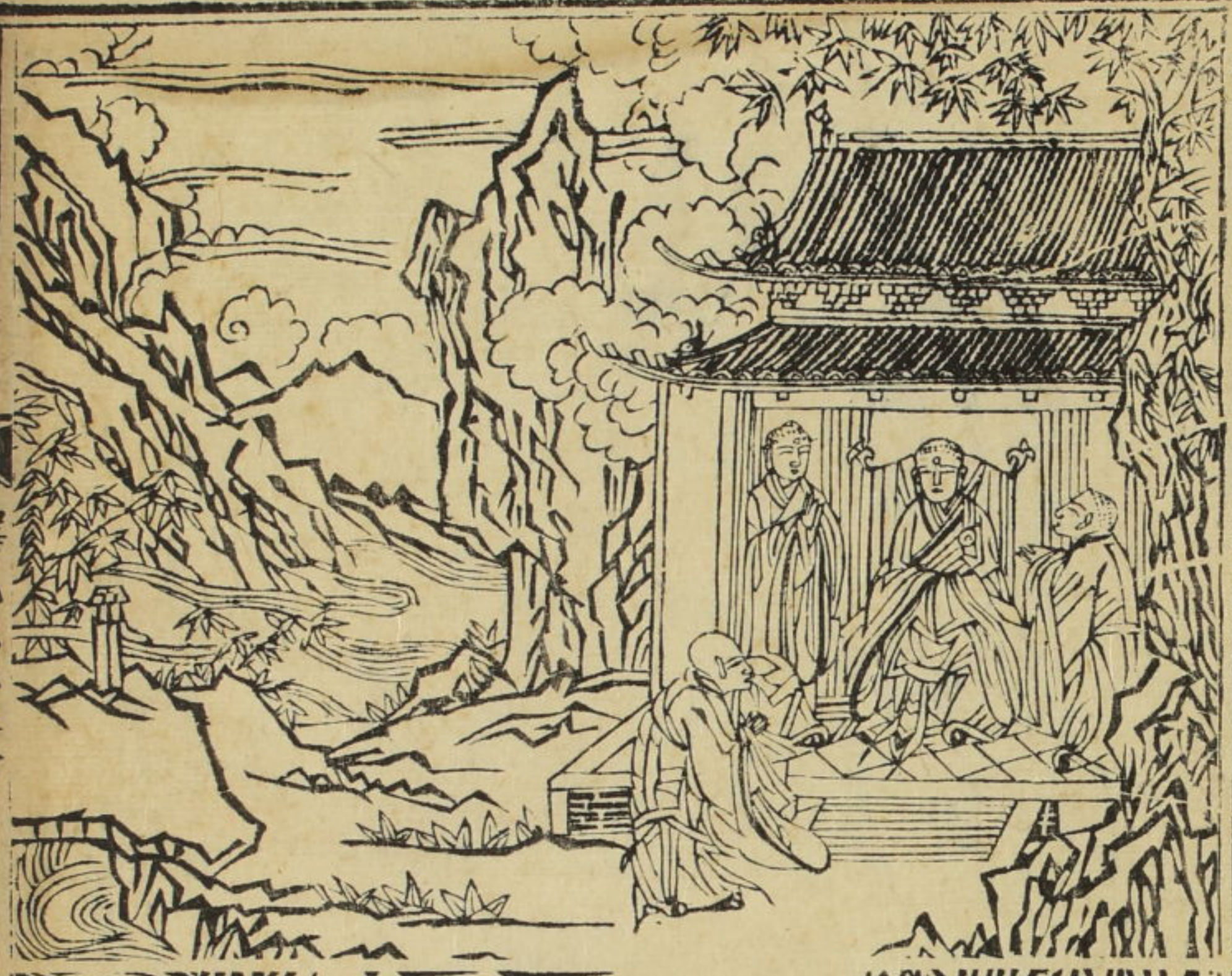
勸停沙汰

一百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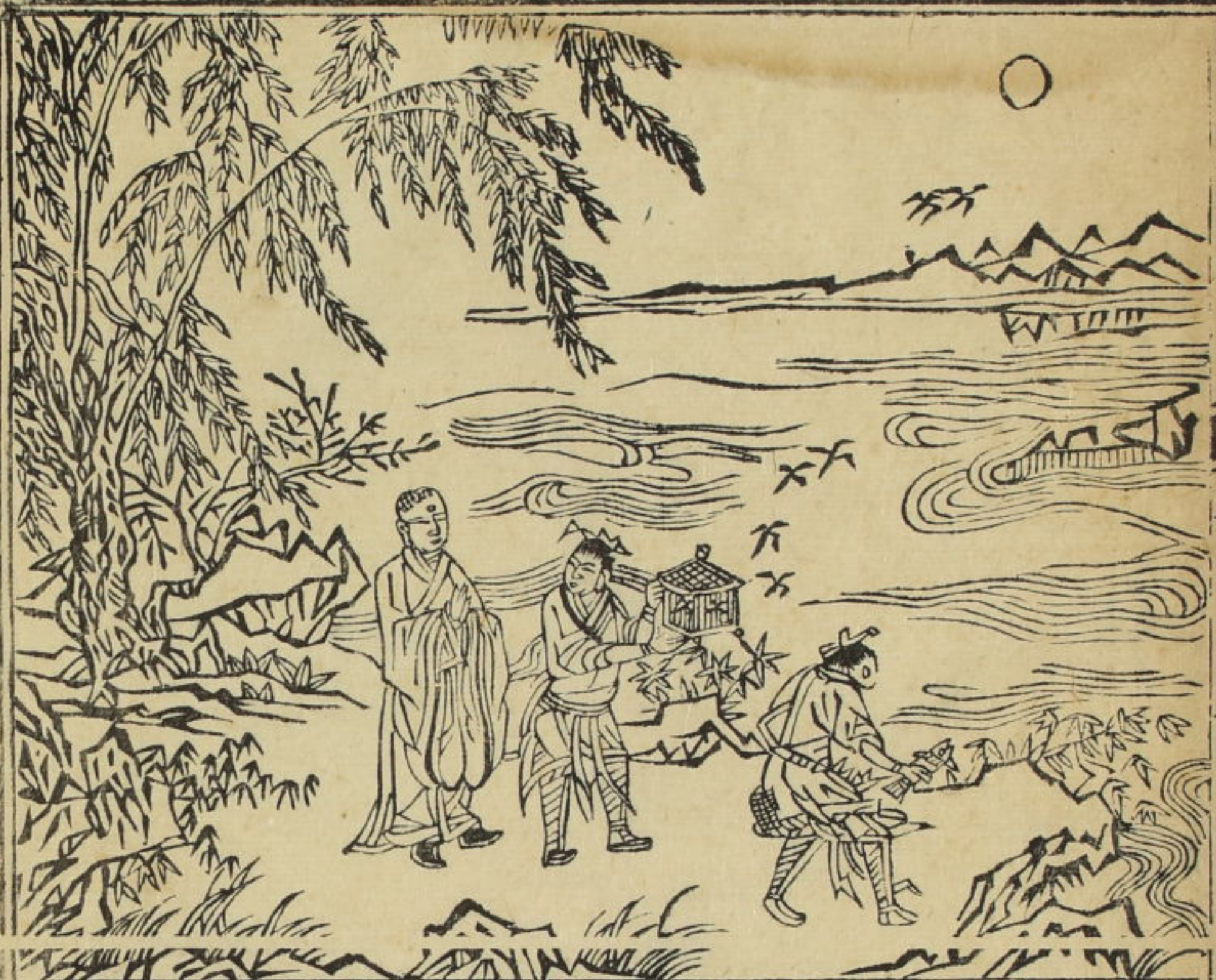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云周釋道丕長安胃里人也雖重
雅聚藏終鮮咲容七歲忽絕羶羶每遊精
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壽寺禮繼能法
師尊為軌範廣順元年勅召丕為左街僧
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僧任世宗尹
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
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
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徧游於世上必
恐正施蕪草和蘭蔭而茂方事淘澄金
逐沙泥而蕩犬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為
益皇帝邪為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
物失所若損親也其是壞六和福田况以天
下初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
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
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
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
佛法時相國李公濟西樞密太傅王公朴
翰林丞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敬焉

聞法頓悟

一百七十九



高僧傳云宋國師德韶俗姓陳氏處州龍
泉人也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值上堂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
一滴水僧惘然而退韶於坐側聞已豁然
開悟平生疑滯渙然冰釋遂以所悟聞予
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為國王之師致祖
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
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
觀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旧居韶復與智
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
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
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王無忘佛恩乾祐
元年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
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千師曰智者
之教年祀寢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
甚偏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手師於
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賁師之書往彼
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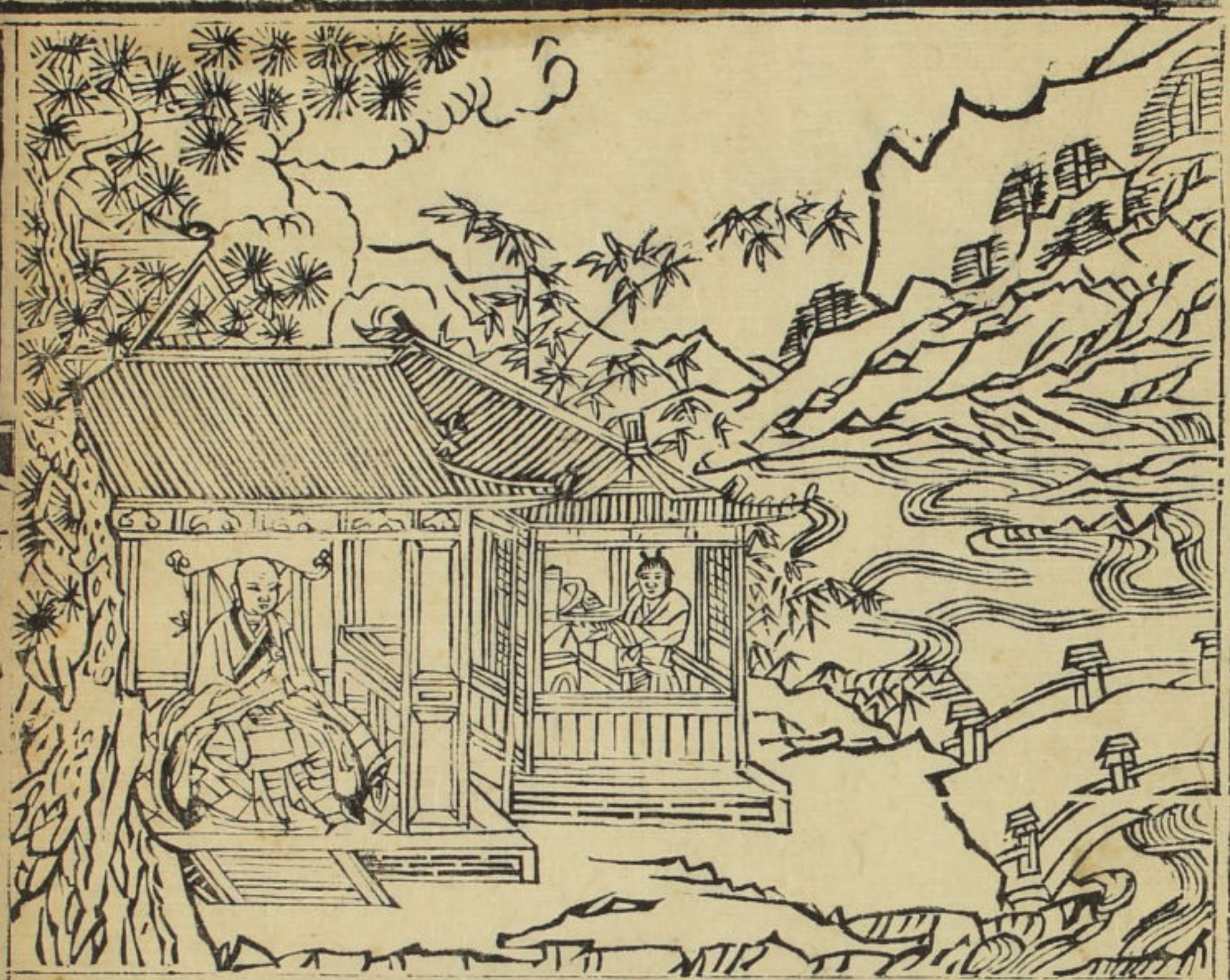
延壽放生

一百八十

佛祖統記云宋釋延壽終角誦法華經。初行俱下六旬誦畢。衣不綴繡。食無重味。初往參詔國師。發明心要。國師嘗謂延壽曰。汝向後當大作佛事。後往天台智者岩。自入定。又於國清寺。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造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闍。一者一生禪定。二者誦經。乃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闍。乃拈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無礙忠懿王請住永明寺。日行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孝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師晝放諸生命。夜施鬼神。之食。悉皆回向。莊嚴淨土。

四明中興

一百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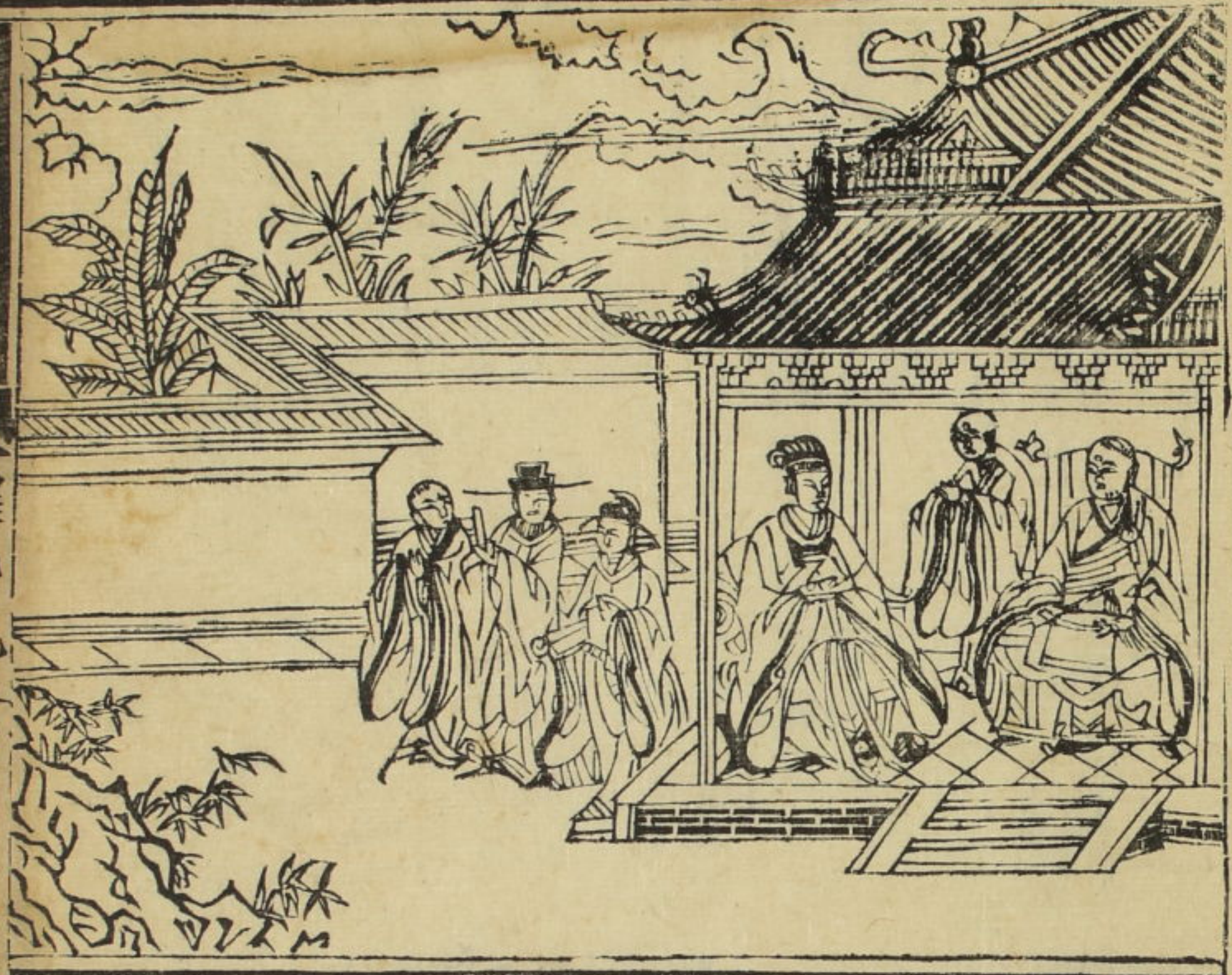
佛祖統記云宋釋一休四明金氏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李氏禱于佛。夢神僧携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曰。而有娠。暨生。遂以為名。神宇清粹。不與眾倫。七歲喪母。遂求出家。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後從雲學教。觀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捨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其父夢師。號於室。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室雲。師復夢貫雲之旨。援于左臂而行。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天禧初。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太決。日本國遣寮照持源信法師。問曰。二十七條。請答釋師。撰十二門。拍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緣。隨義謂真如不變。隨緣隨義。是圓教之理。



警歐陽脩

一百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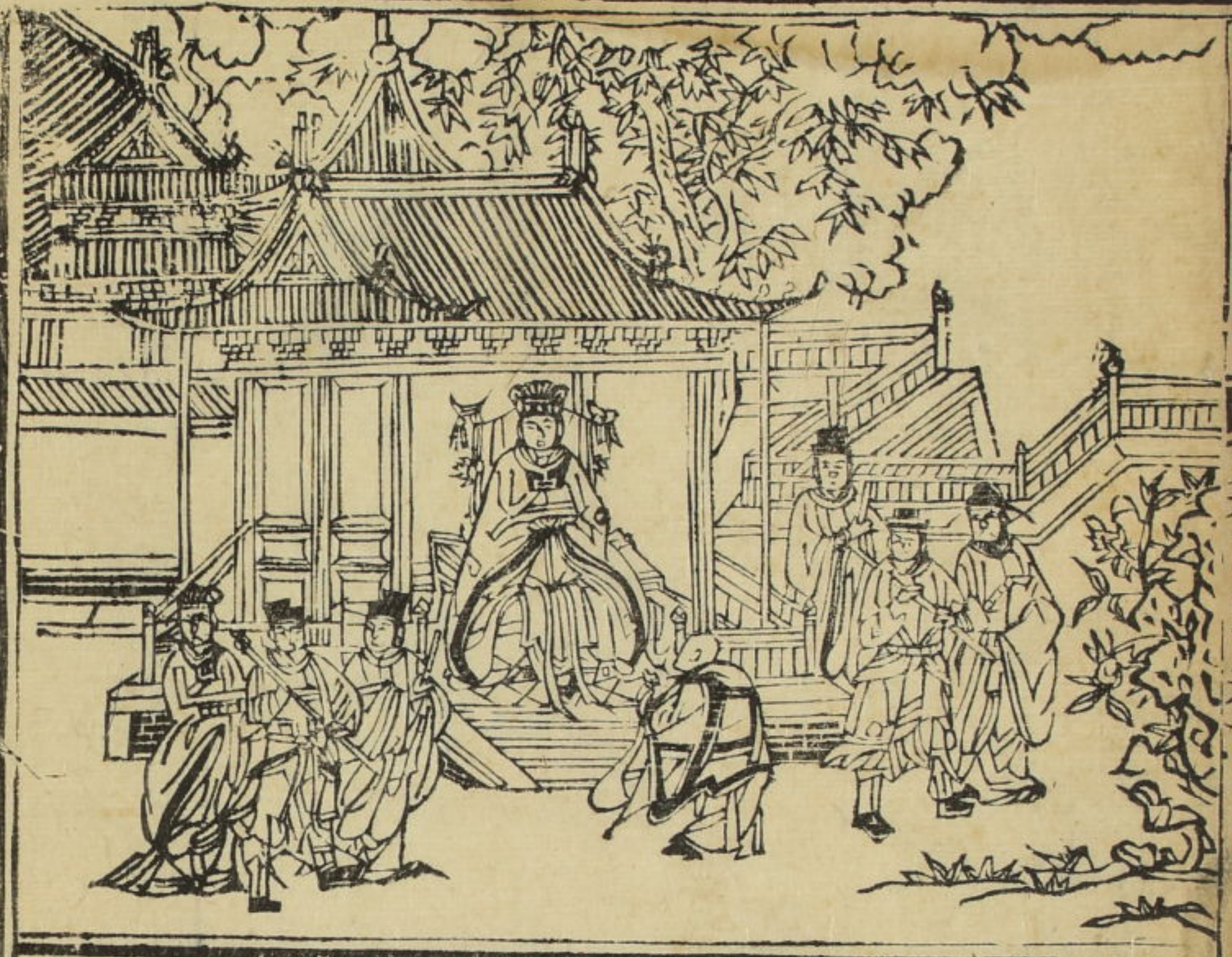
佛祖統記云宋釋居訥姓斐氏梓州人也
住圓通寺諫議歐陽脩歸居陵每九江
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脩爾然心服聳聽
忘倦至夜不能已默然首肯平時排佛
為之內銷遲回踰日不忍去師曰俗誑云
善罵者人亦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
毀佛為務安得衆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
乎是下之言以蒐狩喪祭射之禮為勝
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也脩
大驚報謝曰脩胸中已釋然師將何以見
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牀道
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
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然休會頓
祛我慢慙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生死
於一致則淨念常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
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叅大
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矣



御前陞座

一百八十五

稽古畧云宋釋懷璉仁宗召璉入化城殿
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号大覺禪師復
傳旨効南方禪林儀範陞座演法又宣慈
雲大師清滿落白偈曰帝苑春回皇家會
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僕奉於堯眉爰
偈和煦之辰正是開揚之日宣談祖道上
副宸衷璉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
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
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
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道若向迦葉門
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樞詞漁
八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
忘塵事就下座皇情大悅後遣中使問曰
小云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
即非千竹三星遶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
外人同帝覽大悅師乞老山居進頌曰大
戰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
云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宣諭未許



進輔教篇 一百八十二
稽古畧云宋釋契嵩謁李奉伯以論儒釋
致書畧師於文忠公既而師居杭州靈
隱正宗記定祖至嘉祐三年賁往京
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
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
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
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
經俗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曰刪繁
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祖圖以正傳記
誤兼註輔教篇上陛下表一封並不干
小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
甘華削註述故非臆論願亦精綴陛下
不暇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
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
止覽其書可其奏乃送中書丞相韓魏公
公不意僧中有此郎探經考證既無訛
誤是朝廷旌以明教大藏



聞雷悟道 一百八十七
稽古畧云宋趙清獻公抃平居與秦鉅重
元禪師為方外友而公決心法暨教青州
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
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
從前自家底牽頭蒼蒼喜復喜剎利塵塵
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
矣即而答富鄭公書畧曰抃伏思西方聖
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為中下根機之所設
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
而不復千差萬別唯佛與祖以心傳心其
利生接物不得已者遂有語言文字種種
方便去聖逾遠諸方李徒忘本逐末棄源
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愍者矣曰有
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
樂法門信不誣矣伏惟福壽康寧如是備
足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
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
有所悟入抃敢為賀於門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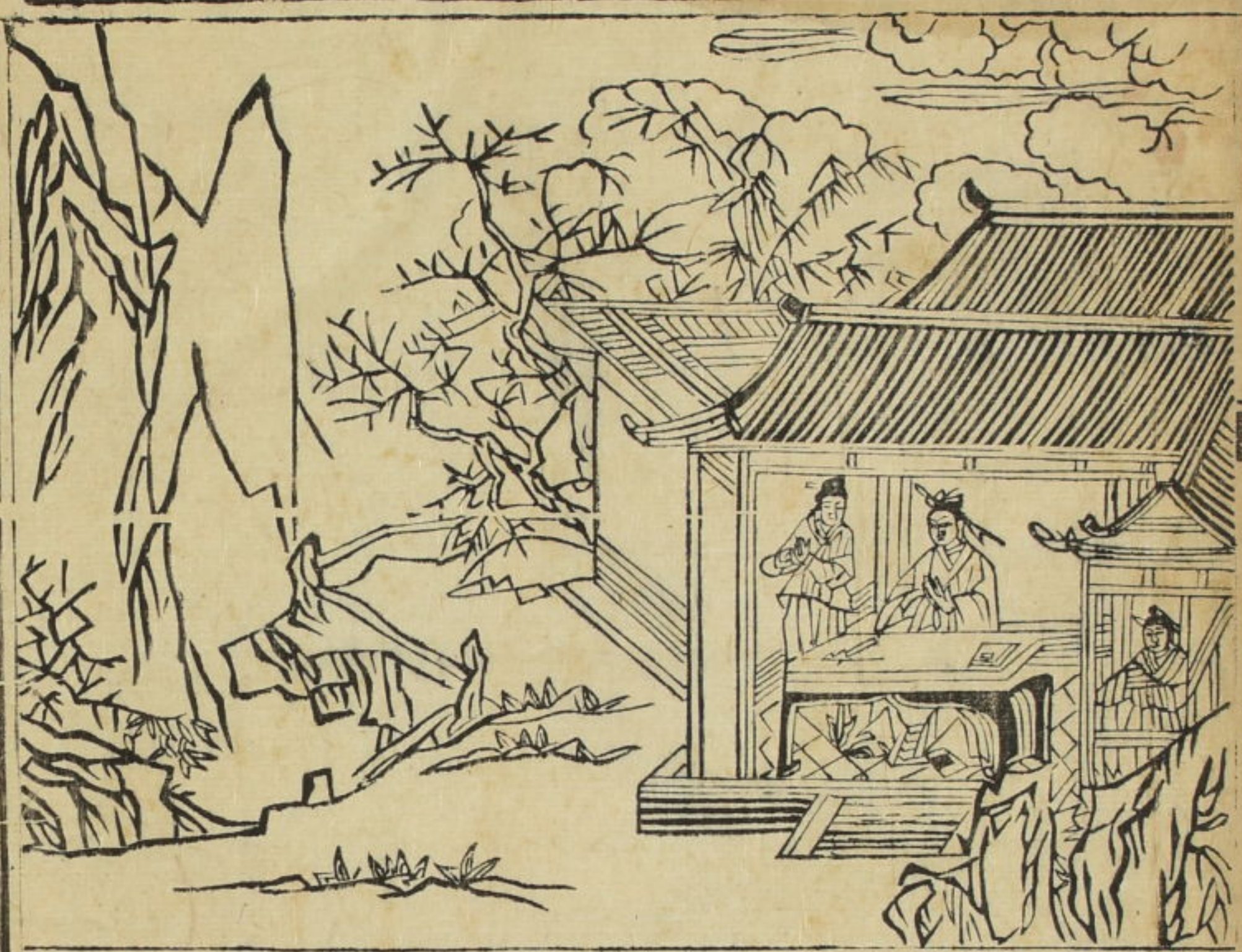
北邱山行 一百八十八

稽古略云宋釋法泉幼歲群書博覽過目成誦遍參知識穎悟玄機師嘗作北邱山行其文曰前山後山高我喪車轉露日過哀歌幽怨滿岩谷聞者潛悲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弥竟磨成人生還如露易晞來有會終別離苦樂哀感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曾古人意我松起石駐墓門欲為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為北邱山下塵沉迷不記歸時路為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為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掘骨尋拜室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塚塚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塚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催若流矢貧富賢愚尽如此安得同持常樂鄉從經劫火無生記

草衣文殊 一百八十九

稽古略云宋太尉呂惠卿曰遊五臺山見一童子被髮以蒲自足纏至有袒右膊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來曰願見大士問曰欲見何為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落解心庶幾箋釋流行世間使幽夜頓獲光明大心者即得開悟童子曰諸佛妙意善順事理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愈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曰官人課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途不迷此真文殊耳曷以凡情亂于思慮太尉悔前言之誤即頓首下拜繞起之間童子現大士形踰師子隱隱雲中不見太尉自尔惋恨心神怡悅家人問故太尉曰吾欲竭相貪著之甚也對曰欲使世人





著護法論 一百九十

佛祖統記云。宋居士張商英。初仕。自入僧寺中。見藏經。嚴整。惴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此。胡人之書。耶。夜坐長思。馮紙閣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在此。著無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默然。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借婦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乃著護法論。盛行于世。後謁東林。其短小。遂蒙印可。最後見堯率悅公。商英見運使何至失言。從悅對運使論文章。正如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曰。余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隨在區宇。悅作頌證之。商英遂作十頌。叙其事。以酬之。



飯僧觀金 一百九十一

稽古略云。宋居士洪慶善。任江東節度使。宿池州。愚丘宗禪師迎之。相與夜話。洪問飯僧。見於何經。宗曰。四十二章經云。飯凡百人。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無住。無作。無證之者。其無住。無作。無證之者。則是正念獨脫。能飯斯人。功齊諸佛。然前輩知此旨者多矣。洪曰。其為誰乎。宗曰。且以近說。如秦少游。貶藤州。自作挽章。有誰為飯黃縉之句。東坡既聞秦訃。以書送銀五兩。囑范元長。為秦飯僧。及東坡北歸。至毘陵。以疾不起。太孀生哀。錢於東京。慧林飯僧。蘇黃門撰東坡墓誌。首載之。洪曰。賜金有據乎。宗曰。公豈不見毛詩小雅。鹿鳴。燕群臣嘉賓也。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蓋飲食不足以敬。而加贈遺。以致敦勤也。洪曰。向讀名臣傳。只見補彼山衲。和傳說羹一盞而已。今聞師言。其飯僧若此。遂起敬信。每歲於禪刹飯僧。



天母護身

一百九十二

佛祖統記云宋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南
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
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
乃以天母像奉安于中天竺寺刻石以記
事建炎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珣遇北
虜入寇挾一僮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
車過聲遣僮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
犬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
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
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
是李珣亦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
願賜指教人曰能日念摩利支天菩薩
七百遍向空回向天曹賢聖則死藉可銷
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疾馳而去
自是珣不輟誦持果獲免難念誦法云南
無釋迦牟尼佛十聲南無摩利支天菩薩
七百遍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
七百遍願常護我弟子娑縛賀

晉庵禪師

一百九十三



稽古略云宋釋印肅俗姓余氏袁州宜春
人也年六歲夢異僧勉之出家父母送之
從壽隆院賢公受業年二十七落髮越明
年受具足戒賢勉之誦法華經師曰嘗聞
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遂辭師遊湖湘
謁妙庵忠禪師于大瀉山師問方法歸一
一歸何處忠豎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
業院有鄰寺曰慈化衆請師住無常產師
布衾紙衣粥食禪定可閱華嚴經合論該
偈曰捏不成團摸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平居
說偈曰靈妙如如不異太虛造化万物不
礙方隅慕師之道而來者師隨宜而為說
法或書偈与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與之
受者即愈自是靈應非一不可具述由是
四遠檀信捐金施米貧者施力鼎說梵宇
不日而成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書一
書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



真武施巾

一百九十四

格聖實錄云。僧蘊方。投禮西京善濟院住持。用勤為師。差蘊方化緣。眾僧夏浴手巾。到曲阜山下。於澗邊見青衣童子前行。蘊方隨後至。一鉢花葉。茂盛見真武真君。坐於石上。檢校善惡。蘊方不敢近前。方欲回轉。被適見童子相召云。真君喚蘊方。既面拜真君。蒙問抄注手巾。收上。疏目恐爾難尋。吾之佳所。令童子將隨身手巾一條。與蘊方。略充結緣。言訖。不得與諸色人。稱是見吾於此。所得蘊方拜謝。將手巾歸院。納上。祇於曲阜山。不識姓名。人家求化。得來。用勤接看。其中長八尺。非凡俗布。入手如純纓。遇冷覺熱。於暖處却涼。無窮眼。及覆有金光。異香。用勤帶去。謁昭文館大學士李中孚。商量進奏。進奉承詔書。宣僧用勤。并行童蘊方。赴開根問蘊方。即依前實奏。奉聖旨。披剃蘊方為僧。留淨巾。赴內道場供養。今蘊方。就在京住院。

金光明懺

一百九十五



稽古略云。宋釋若訥。孝宗宣訥入對。還德殿。賜坐。問曰。何故歲修金光明懺。訥曰。大梵尊天。是娑婆世界主。釋提桓到天帝中。法護民故。佛為諸天說金光明三昧。此帝王盛世之典也。國家香火。故宜歲歲行之。問曰。光明懺科儀如何。訥曰。經中有理懺。有事懺。理懺者。端坐究心。是以曰業障如霜露。皆從妄想生。端坐念實相。慧日能消。除事懺者。有五。謹自正心。裁意。思惟。大乘甚深空義。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是修第一懺。懺孝事父母。四事供養。是修第二懺。懺正法治世。不枉人民。是修第三懺。懺於六齋日。境內不殺。是修第四懺。懺深信因果。心存般若。不忘靈山付囑。是修第五懺。懺悔不必剋期。禮懺。但能行此五者。以事契理。是名第一義懺。懺帝大喜曰。甚有開義。每歲於上天竺寺。建議。回金光明懺法道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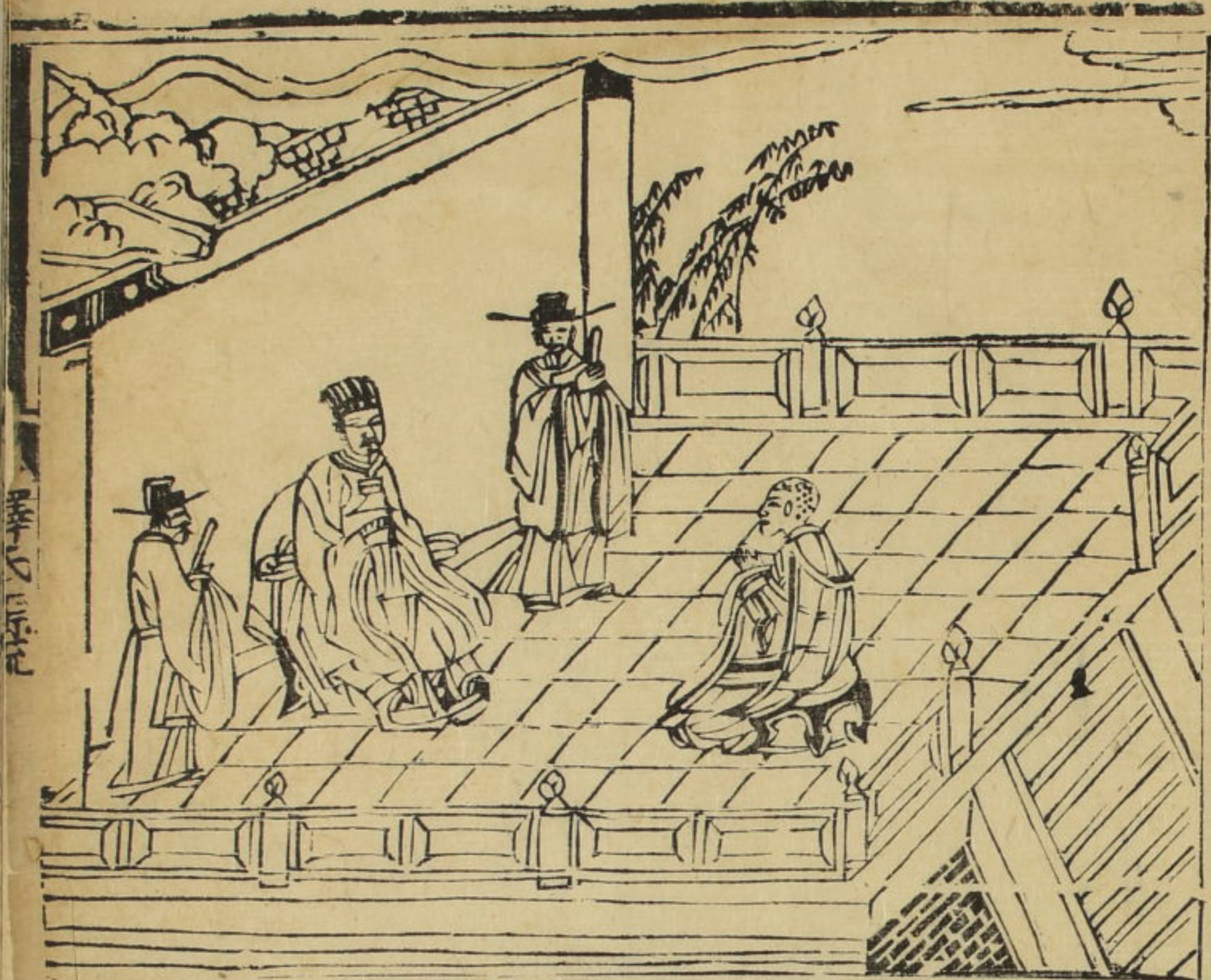
慧遠入對

一百九十六

稽古略云。宋釋慧遠。字道安。廬山人也。入對。選德殿。賜坐。帝曰。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之。脫身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又手立曰。只這是大。顏大悅。上幸靈隱寺。宣遠入。賜坐。帝曰。有一二事欲問。卿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寤。如何。遠曰。陛下問夢。夢即寤。寤即夢。而。今正是寤。寤。若問夢。夢即寤。寤即夢。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陛下問處起。帝復問。前日在此閣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有箇見處。遠曰。願聞聖訓。帝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帝然之。

上問三教

一百九十七



佛祖統記云。宋政宗皇帝。召明州雪竇寺。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問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之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子為具。軒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車亦未足以識夫子之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隱乎。亦以我顯乎。況今人。平張商英。弟子。尚不識夫子之心。況今人。平張商英。有云。唯吾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以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狀身。而極極棄智。如雞。毒化火焚身。人無為。累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大衆人則不然。度衆生。乃方證菩提。上大悅。即日詔住徑山。



僧道辯論

一百九十八

辯偽錄云元道家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
佛經及八十一化番錄而傳于四方其言
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月重其教少
林長老福裕等以其事奏聞時上居耆即
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
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
髮而為僧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
多說取勝帝師曰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
之書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
對曰未也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
羅王贊佛功德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
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天竺亦無有
如佛者當其說世間所有我天竺亦無有
對帝師又問史記中有化胡之說否曰無
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化胡事
何經曰無帝師曰史記中無道德經中不載其
曰無帝師曰史記中無道德經中不載其
為偽妄明矣道士辭屈上命如約行罰



勅燒道經

一百九十九

辯偽錄云元至元十八年都功德司脫因
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禁道家偽經板本化
滿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
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是命中書省右
丞文謙秘書監友直正一天師張宗演暨
諸道流考證真偽編開無句雖卷帙數千
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餘悉
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
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同有根據
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籍
為己有往往改易名号傳註訛舛失其本
真上可其奏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
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於本化番一切焚毀
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鑒藥等書不
在禁例今後道家者亦其一遵老子之法
如嗜佛者削髮為僧不為僧道者聽其
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闕忠寺
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詣察俾道行之



膽巴國師 一百末

神僧傳云。元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為刺
思。而番突甘斯旦麻人也。幼從西天竺。古
達麻失利。傳習梵音。祕密得其法要。世祖
中統年間。帝師入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
帝命祈雨。雨隨至。又嘗呪食。投龍。狀。頃之。
奇。花。異。果。涌出。波面。取以進。上帝大悅。樞
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州。妻。得。疾。膽。巴。以
夢。乃。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
番。果。成。宗。命。禱。于。摩。訶。訶。刺。神。已。而。降。書
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送。成。宗。北。巡。命
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
地。有。靈。怪。恐。驚。衆。輿。當。密。持。神。呪。厭。之。未
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膽。巴。無。虞。至。上
都。上。曰。龍。門。之。呪。賴。師。以。安。師。示。疾。遣。御
醫。候。視。師。曰。色。身。有。限。藥。豈。能。留。師。面。西
而。逝。号。大。竟。普。惠。廣。照。無。上。金。剛。上。師。



普應國師 一百一

佛祖通載云。元釋明本。錢塘孫氏。居天目
山中。峯。治。平。三。年。八。月。十。四。日。卒。勅。謚。普
應。國。師。法。雲。之。塔。奎。章。閣。學。士。虞。集。奉。勅
撰。銘。其。畧。云。天。目。之。山。有。師。子。岩。高。峯。妙
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衆。學。之。士。望。崖
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
上。師。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
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勤。困。則
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謂。所。證。未。極
勵。勤。苦。決。無。怠。及。觀。源。水。乃。大。發。明。師
亦。閱。時。不。聞。自。謂。得。法。無。礙。高。峯。將。戰。化
權。遂。書。真。贊。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
不。能。視。獨。計。不。肖。兒。見。得。半。邊。真。其。授。受
不。虛。若。此。著。書。若。干。卷。行。于。世。仁。宗。皇。帝
聞。而。聘。之。不。至。製。金。文。如。繫。衣。賜。之。號。曰
佛。慈。圓。照。廣。惠。禪。師。賜。額。師。子。正。宗。禪。寺。

疎	諗	漱	庖	芟	庀	裘	僚	紉	蠱	儻	扞
聲松上	沈音	亭音	砲音	衫音	莫切	音姪	切長	九音	古音	渠音	汗音
蹇	鐫	屹	旒	揆	春	嶧	猩	璿	痾	犧	駟
堅聲	槍音	切魚乙	流音	求癸切	書密	亦音	星音	切七旦	阿音	宜上聲	日音
煦	閏	澧	磴	埒	丕	揆	臍	峴	辰	燔	漱
許音	音民	禮音	堯音	列音	切數悲	閃音	義音	浣音	切徐預	煩音	谷音
薤	蹇	習	飢	渝	蒞	黿	祚	鄴	莞	鄭	丰
切胡戒	子六切	辯音	博音	俞音	止音	元音	助音	勳音	官音	茂音	峯音
箴	嶠	憇	飢	壘	蔗	鼉	黠	梗	繖	剌	盜
冠音	輻音	切火舍	托音	力癸切	平表	陀音	獨音	切古杏	散音	切以舟	鳥朗
珏	笄	擘	飴	蠹	蓰	靚	藿	綢	颺	筦	譴
角音	竈音	伯音	移音	姤音	袞音	淨音	調音	紬音	羊音	堯音	去戰
菟	闔	鍵	縉	冪	冑	輿	綽	窘	氤	覲	雒
音搜	音鳩	音件	音件	欣音	音宙	余音	昌音	音菌	於云切	觀去聲	落音

